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五

全祖望

字紹衣號梅山浙江鄞縣人乾隆丙辰進士故原吉士有梅塢亭集

平原君論

李充用論

曲端論

九靈先生山房記

海巢記

梅花嶺記

枝隱軒記

方子留湖樓記

莊太常傳

貞慈李先生傳

宋荊齋傳

陸雪樵傳

一一

一一

二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蓮萊王孝子傳

十一

邵得魯先生事略

十二

遐追山二廟碑

十三

巾子山張太傅祠堂碑

十四

舟山宮井碑文

十五

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銘

十六

明節愍王公神道碑銘

十七

明副都御史王公神道關銘

十七

明兵科給事中董公神道表

十九

明兵部侍郎王公墓碑

二十

明按察副使賴庵陸公墓碑銘

二十三

李駕部墓誌銘

二十四

明錦衣徐公墓柱銘

二十五

祁六公子墓碣銘

二十六

明職方主事錢公墳銘

二十七

天多老人墓石志

二十八

明管江杜秀才寔石志

二十九

明嵩明州牧錢公兩世寔域志銘

三十

明故張侍御哀辭

三十一

屠董二君子合狀

三十二

王評事狀

三十三

國朝文匯乙集卷五

平原君論

全祖望

平原君受馮亭之邑。致喪師于長平。太史公以為利令智昏。不觀大體。全子曰。此成敗論人之言也。從來地有所必爭。與王定霸。必先據形勝之區。太行天下之脊。而上黨最為要害。勁兵出焉。杜牧之謂其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以秦晉而相爭。乃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也。而不百里而至邯鄲。于趙尤密。故蘇厲嘗謂上黨入秦。則勾注之南。羊腸之西。皆非趙有。而樊餘謂韓挾上黨以臨趙。即羊腸以上危。方韓之急也。信陵嘗極言于魏。謂宜通上黨於共。寬以為三晉計。然則魏尚知之。而況其近于魏者。秦之所以必得此而甘心者。亦以囊括三晉機關。全係乎此。非徒以爭一日之勝也。夫以唇齒之區。適當存亡之會。敵空國而爭之。吾拱手而讓之。雖至愚者不甘。且秦之為虎狼也。亦復何厭之有。即使趙人閉關不出。坐聽收十七城市之邑。秦人睨知其無能為。鼓戰勝之餘威。以恣其席卷之全勢。朝發上黨。暮臨邯鄲。當此之時。何必不為馮亭所笑也。況是時趙以藺相如廉頗中振之餘。兵力未屬海內之望。猶在乎越仗大順以撫來歸之民。此霸者之事也。趙之所以幾于亡國而不復振者。不在受馮亭。而在用趙括。然固非平原之過也。平原君於滏池之會。

因白起小頭而面銳以卜其斷。矐于白黑分明以卜其明。視矐不轉以卜其強。可與持久。難與爭鋒。何知白起之深也。又謂廉頗為人勇鷲而愛士。知難而忍恥。野戰非其所長。持久足以當之。何知廉頗之深也。然則應侯反間之計。蓋探知平原之言而挽之者。使孝成王能塞讒慝之口。終始勿貳。四十餘萬節制之師。堅壁清野。以逸待勞。雖有輸攻。其何能以破墨守乎。頓兵深入。乃軍家之所深忌。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情見勢屈。釁隙形焉。是役勝而秦人誑。六國之從。一時響應。可以復見。主父之雄風矣。馮亭以下邑之守。力所不支。猶且義不降秦。及其敗也。以身殉之。斯其人亦志士也。說者以為嫁禍。彼亦復何憾于趙。而必誤之。且使趙不易將。則亦何禍之有哉。平原洞然見兩將之才。如賓諸掌。斯其知人不在信陵之下。未可以失于毛公薛公而遽讓之。至于兼金既施。反間遂成。其于用趙括也。不特大違其意。亦必力爭之。而不得也。彼平陽之徒。惴惴焉。但以退縮為事。而豈知規撫天下。固非懦夫之所知。今反以其言為中。是所謂耳視而目聽者也。後世之人。亦或知長平之賤。由于易將。而至于上黨之必不可棄。則未有見及之者。不觀唐末乎。并汴虎視。無歲不權闖于山東者。爭澤潞耳。故存孝叛而晉陽孤。丁會降而河中阻。

李克用論

李克用以蓋世材。虎峙并汾，而卒困于朱全忠。論者皆咎其好勇輕戰。近則罷兵于河朔之三鎮，而使汴人坐并中。原遠則勞師以應，鞭長不及之兗郛，而反與魏人為敵國。誤用仁恭，而失幽燕，不善用存孝，而失邢洛。遂使日蹙百里，幾于為靈州之邊虜。聽虎狼之移唐祚，豈不惜哉。全子曰：是固然已。然克用有匡天下之心，而乏經營天下之略。故當其時有可乘之機者三，而皆交臂而失之。克用之初，莫善于取河陽，以通伊洛。伊洛唐之東都，而汴人居其臥榻之旁者也。伊洛通則東諸侯相臂指，而汴人之勢孤。夫李罕之之據河陽，張全義之據洛，皆嘗歸克用矣。克用何不以遺囑小鎮分給二人，領之以飽其志，而由上黨以至東都，皆使親將屯重兵焉。則太行以東，呼吸響應，而朱瑄兄弟時薄之徒，皆不至為汴所吞。豈惟不為所吞，抑且足合從以困汴，而使之不敢動。計不出此，卒使罕之輩自相噬，而全忠收漁父之利，是一失也。其繼則莫如由河中以通邠竈。河中克用所由以通朝貢之道，而邠竈則三輔之捍也。克用之於王珂，為甥舅，其不肯奪其地明矣。然珂之變法如麻，一旦遇全忠而束手以降，斯其人真庸才也。克用欲保全之，則當善為之計。為珂計，即所以自為計也。當克用破邠竈之日，力請蘇文建赴鎮，以見己無兼并之志，固自難能。若以長慮言之，則何不請于朝，以麾下良將如李嗣昭、周德威者，留守其地，內以衛京師，外以

捍河中相與為犖然首尾之勢。將李茂貞輩。安敢跋扈。而全忠安得有劫遷之事。亦不至以愛女一門。陷仇人之手也。即令不取邠竄。而嗣昭戍河中之師。亦不當撤。今以珂乳臭兒。而漫然委之以國。是聽其亡矣。過此二者。克用已有不能抗全忠之勢。然汴人雖累挫。而其心猶畏晉。故吾謂尚有一奇策。可以出不意而扶唐室者。則風翔之役也。克用使諸將輕兵深入河中。以應茂貞。然不足以退全忠之師者。其地遠也。太原之兵。固不能越河中以趨風翔。而其間道。可由慈隄以達郟城。克用若以銳師濟河。由郟州銜枝。逕出興平武功之間。固合李茂勳之衆。決戰城下。岐人知有沙陀之援。自必踴躍應之。雖全忠亦將以為從天而下。其圍必解。然後奉天子反京師。傳檄天下。進討全忠。其時東有淄青。南有襄鄆。皆不附汴者。分道會集。可一舉而振累敗之氣也。而惜乎克用之所以勤王者。非惟不足以紓難。而且反至于受圍。蓋用吾河陽之策。則汴人不能肆其蠶食之毒。用吾河中之策。則汴人雖大。而兵不得西。用吾風翔之策。則汴人垂成之業。可獲彼李匡威王鎔之徒。嚴境內之備。以禦之而已。否則甘言重幣。以縻之而已。即劉仁恭之負恩。亦姑置之而已。何也。天下之大勢。所不在也。吾既扼天下之吭。彼將何所往哉。



宋史臣之為曲端立傳也。求其一二卓犖可紀之功。寂寥無有。其素素者。跋扈遁逃之狀而已。而猶以張魏公之殺之為非辜。且謂南宋不振之故。自殺端始。斯誠不解其何見。子金子曰。吾諦觀端之為人。亦小有知兵料敵之長。而剛愎而不仁。伎刻而自用。尤不樂同列之有功名。并不顧國事之有急難。此其所以再起再蹶。而卒以之殺其軀。方宗留守之用為經畧也。其時關隴六路。雖已鄰于強寇。而所在義兵徧野。民心未負宋也。端從任事以來。聲稱蔑如。而志在并軍。性復怯戰。妻至自龍門渡河。曲方遁矣。鄭驥死矣。王瓚潰矣。唐重死矣。同州再破再敗矣。端無一旅之赴。而誤張巖于鳳翔。使之與尸。罪一。擅斬劉延亮。罪二。聞鳳翔長安議恢復。欲挽其功。擅斬鳳翔將劉彥希。罪三。又殺長安將張宗。罪四。王庶制置六路。端不受命。八公原之戰。飛書止諸帥會兵。而道遠淳化。罪五。以金人過河。散渭南義兵。罪六。席賁以師會王庶。端又阻之。罪七。延安之急。不救。王庶來奔。反奪其符印而謀殺之。罪八。使部將并王瓚軍。罪九。兼帥鄜州而不救。罪十。其間祇有清泥嶺之一捷。而又出自吳玠之功。然則誤關隴之事。至于四裂而不支者。端為禍首。而當時莫之能問也。迨魏公以中樞開府。倚其宿將。而朝中頗以前事為疑。于是以百口保之。遂有都統制之命。其所以滌洗之者至矣。然而李彥仙困陝州。則不救。吳玠戰彭原。則不救。皆以幕府之權促。

之端之速延而不聽其或死或敗者如昨也。臣節至此可謂無復人心者。使以司馬穰苴之法論之。專殺固誅。失律亦誅。慢令固誅。負恩亦誅。端之所堪平反者。果安在也。吾又聞彘壇拜端之日。魏公諮詢方畧。端言見兵八十萬。須斬其半。方得其半之用。見周凡涉羊信斯言也。則雖杜郵之戮。不足以蔽其辜也。然世之所以訟端究者。則以富平之師。端言之而中也。當魏公將出師。端謂驟合諸路大舉。不若以偏師迭出。擾之。是固兵法。但魏公此役。別有苦心。不得以成敗論之。是時行在失守。乘輿飄泊。鎮江之勝。雖足使兀朮膽落。而淮上之軍。留連未去。魏公懼其復有渡江之舉。遂大出師。由同華郡延以搆其虛。而兀朮果由六合西行。以援陝西。劉子羽王彥之諫也。魏公以為東南事急。不得不出于此。斯言也。執干戈以衛社稷之心。如將見之。川陝雖捷。而東南遂高枕而無事矣。中興聖政。詔以為魏公。非不知五路兵將之情。未通。非不知三年養力之期未滿。而心憂屬車之清塵。然則諸將之言。特論事勢者之常。豈知夫元老大臣。蒿目犯手而為之者。固別自有為哉。至史家言魏公。嘗詐張端旗。以懼敵。是尤誣妄之甚者。婁室以孤軍恣行三輔。未嘗一挫于端。則其旗固不足以張吾軍。而寒敵人之心。使果懼之。富平之役。端本以轉運在軍。婁室不畏也。自是而後。三戰于和尚原。一戰于箭箬關。一戰于仙人關。皆吳玠也。再戰于金州。皆王彥也。

一戮于魏風關。則吳王之合軍也。二將皆萬人敵也。誰肯冒端名者哉。是特野史附會之談。而續通鑑者無識。竟采入之。晉鄙之客。造謗信陵。固不足致詰也。且夫李光弼之泚朔方也。誅張用濟。余玠之泚蜀也。誅王夔。古來丈人之嚴軍律。未有不懲悍帥。而可以期成事者。吾謂魏公下車。即當暴端之罪。尸之三軍。以示不用命之罰。顧乃計不出此。而猶欲收其桑榆之效。吾知其無能為也。及其誅也。以蕃府治一部將。不能著其應有之讞。而于區區文字之間。誣其指斥。又坐以謀反之名。責以部下張中孚趙彬之叛。是則端所不受也。求其罪而不當。反令死者得以有辭。是則魏公之失。而王庶吳玠亦與有過焉。聖政記曰。端死。頗為時所惜。然議者謂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宿憾。搖足而秦蜀非朝廷之有。雖殺之可也。是有以誅端之心矣。嗟乎。魏公之精忠。足以貫日。而短于才。故累舉而累蹶。其蒙謗于陝中也。以曲端。其蒙謗于淮上也。以劉光世。不知不殺曲端。陝中之軍令不肅。不罷劉光世。淮上之軍氣不揚。雖有才十倍于魏公者。無以成功。陝中之敗。以輕敵。淮上之敗。以失人。是才之短也。有明之人。疏于攷古。襲宋史之唾餘。而極詆魏公。甚至比曲端于岳飛。則真愚而妄者也。

九靈先生山房記

姚水之東。慈水之西。有蜀山焉。其地兼明越之勝。山之左有永樂寺。九靈先生寓于此。九靈故浦江人。柳文肅之高弟也。明兵定浙東。九靈避地于吳中。依張氏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換廩軍前。不得。遂乃避地于昌樂。久之浮海至甯定。計隱于甯。初卜居于定海。繼卜居于東湖。尋卜居于花聖湖。其後遂止于寺。時洪武六年矣。又十年而被徵。太祖欲官之。九靈不可。忤旨下獄。明年暴卒。錢尚書受之以為自裁云。或曰。九靈初家居。明兵入金華。大帥嘗以九靈入見太祖。相與論取天下之畧。甚稱旨。而其後歸于淮。張張亡。始變姓名曰方雲林。避地于寺。天下既定。有使者至甯。過其寺。見九靈而異之。還朝。以所變姓名上薦。徵之。至則太祖猶識其為九靈。欲大用之。會有譖之者。乃祇除工部主事。九靈意不樂。逃去。太祖大索得之。下獄。以鐵銀鑄穿其項下骨。卒。火化其尸。年六十七。今其文集附錄有祭靈林文。此說見續存以吾湖中錄予致也。使九靈曾見太祖于金華。初定之日。又曾奏對稱旨。則其時太祖方旁求不應。復聽九靈之遷。即令太祖不甚物色。而潛溪諸公已侍太祖幕中。不應復聽九靈之遷。况九靈之倦倦于孝秀秦羅。殘山剩水者。其必不肯輕出明矣。九靈不肯屈身異代。則雖大用之。亦必不受。使其肯出。則工部之命。亦未必逃。斯乃世俗流傳誣善之詞。小視九靈。而不足以盡當時之情事。不必深辨而自明者也。九靈以不肯屈身

而被譽。願其死不甚明。使其出于自裁。固為元畢命。即令以瘞死。亦為元也。九靈之  
大節。不必果出于自裁。而要可信其為元也。然則山房雖小。足以為寺重。足以為吾  
鄉重。予每過此。輒徘徊竟日。不忍去。非徒以蜀山之勝也。嗚呼。古來喪亂。人才之盛。  
莫如季宋。不必有軍師國邑之人。即以下僚韋布。皆能礪不仕二姓之節。然此則宋  
人三百年來尊賢養士之報也。元之立國甚淺。崇儒之政無聞。而其亡也。一行傳中。  
人物彙疊相望。是豈元之有以致之。抑亦宋人之流風善俗。歷五世而未斬。於以為  
天地扶元氣。燬九靈。愛此寺之勝。思永其系。菴米蕨之節。而不克。豈知此寺之不朽。  
正以九靈耶。至九靈之別字為雲林。則見于烏春草集。然未嘗變姓也。

海巢記

殘元遺民。以文苑巨子而不屈節者。蓋多有之。而為吾鄉之寄公者三人。九靈戴先  
生良。玉筍張先生憲。暨丁先生鶴年也。戴寓于慈水。張寓于鄞。而丁卜居于定海。其  
所居在決口。所稱海巢者也。鶴年之來此也。以其從兄吉謨。雅丁官定海之故。由武  
昌徒步奉母而來。海氣未靖。鶴年轉徙島上。靡有定止。及難稍平。始為決口之巢。可  
謂窮矣。而宣光綸旅之望。至老不衰。何其壯也。鶴年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豈有故  
國故君之託寄。况又出自西域。非有中原華閩之系望。乃欲以藜牀阜帽。支持一代。

之星火。其亦間世之豪傑也已。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然則浹口之巢。豈不為殘元七廟之所維繫哉。明室大定。鶴年窮益甚。顧介亦益甚。雖饑粥之需。未嘗妄受。冬衣不能掩脰。嗚呼。陶泉明雖高。然尚不却檀道濟王宏之餽。論者不敢以此遽為泉明貶。蓋論人者于其大也。而鶴年之夏夏。則較泉明又過之矣。予來浹口。求得海巢而過之。驚濤落日。如聞於邑之聲。雖荒蕪之餘。猶令人感慨橫生。禁州黃氏論宋元二季人物。以為皆天地之元氣。顧一如陽之過于陰。而不得出其聲為雷。一如陰之過于陽。而不得入其聲為風。晴髮白石之吟。陽氣也。強壓于元。憤盈而無以自洩。未百年而高皇帝發其迅雷。丁戴諸公之吟。陰氣也。臨以明之重陽。故不能為雷。而如蠱之風。不久而散。此亦禁洲就其身世而立言耳。君臣之義。何所逃于天地之間。此耿耿不散者。孰為陽。孰為陰。其激怒秀魄。俱足為雷。其哀唳淒愴。俱足為風。不可以歧而視之。至于鶴年之詩。頌頌于馬。伯庸薩天錫余廷心之間。則前輩之表章已多。尚其小焉者也。

梅花嶺記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園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為。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為殉。然倉皇中不可落于敵人之手以死。誰為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

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固未有子。

視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

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果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流、德弟，不能執刃，遂為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騶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甯門投江死者。未嘗殞于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託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經畧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奮曰：經畧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應急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說誕之說，謂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脫實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長留天地之間，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為蛇畫足，即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家，亦以乙

面在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于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嚴。粵東屈大均。為作傳銘哀詞。顧尚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尚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之。大將艷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于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為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社。當易姓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為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枝隱軒記

城西浮石。明尚書周文穆公之居也。文穆羣從子孫多賢。故當易代之際。爭求完節。以不愧世臣。而枝隱軒者。思南知府元懋德林所構也。思南嗜酒。其度軒中者。皆酒器。大小疊迭。不可數也。軒外平曠。所種者皆秫也。軒旁有廚。有廡。顧無長物。所列者。則罍餅之屬也。思南不問室家事。賓客至。先通名。其所問者。客之能飲與否也。客云能。則又問之。謂其得久留此間。飲與否也。數日之間。或不得伴。則遣人招之。或以事辭。則親往強之。或不遇。則窮之于所往。終不得。則四出別求其人。必不得。則樵者牧



者漁者皆執而飲之。所執之人醉。猶以為未足。則呼雲而酌之。其觴政然也。午夜思飲。醉無共者。則或童或婢皆飲之。童婢或不能飲。則強以大斗澆之。猶以為未足。則呼月而酌之。其日之餘也。然有招之飲者皆不赴。或以酒過其軒。則又必問其人為何人。而後入之。自丙戌以後五年。其醉鄉之日月也。一日坐軒中。忽大嘔血。笑云。此吾從魏車醞釀而成之神膏也。非病也。嘔不止。飲亦不止。隨飲隨嘔。此其所以死也。死之日。有父老入哭于軒。不知其為何許人也。其哭云。人固有以不良死者。有以良死者。夫夫也。其在良與不良之間者也。或問之。則曰。吾于支穆之家得三人焉。江都君以不良死者也。囊雲以良死者也。夫夫也。江干之破。自投于水。浮沈一里有餘。而為人救之守之。不得遂其志。欲從江都君而不得者也。旋聞其入鶴頂山中。剪髮為頭陀矣。願以為不得溺于水。當溺于酒。山中得酒甚難。乃返軒中日飲。卒以溺于酒而死。欲從囊雲而不得者也。不死于水而死于酒。是非不良死也。然其死于酒。猶之死于水。非良死也。孔子謂殷有三仁。周氏之三人。猶此志也。江都君者。乙酉殉難忠臣。志畏也。囊雲者。故香山知縣齊曾也。或曰。思南所最喜與飲。為軒中老伴者。尚有二人。其一為茂才昌時。乘六。棄明經而不就。其一為元辰世臣。亦諸生而自放者。皆其同志也。思南卒後九十餘年。同里全生過是軒而記之。溯酒人傷節士也。

方子留湖樓記

桐城方先生子留者。名授一。字季子。吾鄆西湖寓公也。子留以乙酉之變。棄諸生。雞  
髮狂走方外。其來鄆也。以丁亥旅蕭寺。求甬上志節之士而友之。未得。訖曰。是非鄆  
魯之邦耶。或引而見之華公嘿農王公石雁陸公周明春明兄弟。則大喜。因遍交范  
公香谷宗公正庵之徒。曰。君真方君友也。相與慷慨謀天下事。至其不可意者。高閭  
其刺不報。是年冬。五君子難作。嘿農石雁為之魁。香谷亦幾死。子留本參其事。幸得  
漏網。顧反有度遠將軍西州豪士之恨。遂傾囊盡周諸公之急。尋與周明輩為詩社。  
因寓其族孫雪樵之湖樓。居久之。或謂之曰。足下有老母。乃遠客耶。子留瞿然。遂歸。  
歸而江北山寨未靖。子留復豫之。捕入牢獄。以此盡破其家。壬辰復遊鄆。仍寓陸氏  
之湖樓。子留不堪挫折。自其蒙難。嘔血數斗。遂病。神氣日削。不可療。周明兄弟。思哀  
資為買田。令奉母來鄆。即以湖樓居之。時子留之婦翁。同知甯波府事。不知者以為  
其因此而來。而不知非也。癸巳。子留自天門山往石浦。蓋有探于海上之消息。疾動  
竟不起。春明為馳赴殮。而迎其柩以歸。湖上之詩人。以子留罷詩會者。期年。且相與  
哭之。曰。嗚呼。子留。丁亥戊子之間。一直死。英霍之間。再宜死。嘔血于家。三宜死。其不  
死也。謂天殆生之。以存義熙之人物。而竟不免于客死耶。子留詩文集共一卷。董丈

晚山序之。附其概以歸。予年十三。侍先公過陸氏。指湖樓謂予曰。此方先生哦詩處也。嗚呼。當明盛時。湖上之亭榭。多遊人所棲息。而獨是樓與余錦衣借鑑樓。皆出于亡國之後。說者以為故國之星火。所由繫焉。故其人已死。而不故以寄公之逆旅。目之。是則雷汀竹嶼所與終古長留者也。

莊太常傳

莊太常元辰。字起貞。晚字頌庵。鄞人也。學者稱為漢晚先生。所居在城南長沙田中。長沙田在四明洞天。所稱大小韭山者。皆在焉。居人訛韭為皎。又訛皎為曉。公之別署兩晚山。樵者以此。公嚴氣正性。不肯隨人唯阿。下筆千言。亦倔強脾晚一切。咸崇禎丁丑進士。其再試出汪文毅公馬文忠公門。釋褐南太常博士。八載不遷。冷曹清望。泊如也。甲申之變。公一日七至中樞史公之門。促以勤王。報王即位。議選科臣。總憲劉公掌科章公。皆舉公為首。而馬士英勢方張。欲盡致朝臣出其門下。遣私人來致意曰。博士曷持門下刺。一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也。公峻拒之。是時雖東林宿老。如某侍郎。亦俛首稱門下于馬阮之門。而考選諸臣能抗之者。則公一人而已。于是士英怒。或告之曰。是故劉章之私也。遂傳中旨。僅授刑部主事。卹刑江南。公論為之不平。已而士英日橫。且以阮大鍼故。欲興同文之獄。盡殺復社諸公。公曰。禍將烈矣。

遠出都。且以板蕩詩人之意。賦招歸詩十章以志感。未幾月而留都陷。錢忠介之起事也。諸鄉老最同心者莫如公。破家輸餉。初降。臣謝三賓欲梗師。而為王之仁所覓。不得已以餉自贖。及忠介與王之仁將赴江上。三賓潛招兵于翠山。衆人疑之。王明經家勳謂忠介曰。公等竟欲西行乎。何其疏也。忠介驚曰。計將安出。家勳曰。浙東沿海。皆可以舟師達鹽官。五代錢氏嘗由此道會黃晟之師。倘彼乘風而渡。北來搗巢。列城且立潰矣。非分兵留守不可。忠介曰。是無以易吾莊公者。于是共推公任城守事。分兵千人以屬公。以四明驛為幕府。公請以家勳及林明經祚隆王明經玉書林明經時躍等參軍事。忠介乃西行。公日耀兵巡諸堞。里人呼為城門之軍。是役也。危城人岌岌。賴公鎮之。而三賓不敢動。乃以翠山之衆。迎魯王于天台。自七月至十月。鄭始解嚴。王召公入朝。晉公吏科都給事中。尋遷太常少卿。再遷正卿。仍兼吏科。如故。疏言。殿下大仇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于外。炎威寒凍。沐雨栴風。編氓殫藏于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亢旱。臥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宮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為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為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賞何

可濫也。陛下試念兩都之毀。禾黍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  
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為情。試念江干將士列  
邦生民之困。則衣食可以俱廢。疏入報聞而已。公又言中旨用人之非。乃報王之稅  
政。臣四居科長。斷不敢隨聲奉詔。王不能用。自是公累有封駁。夫己氏皆結內侍力  
阻之。而馬士英又至。王僉事思任等移檄拒之。又廷爭之不得。公言士英不斬。國事  
必不可為。于是公貽書同官林公時對。言巖爾氣象。似惟恐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  
事不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若非自汗。恐必不  
能免。舉朝共留之。而公決意去。未幾。大兵東下。公狂走諸深山中。朝夕野哭。公故  
美鬚眉。顧盼落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頭陀。又稍別。一日數徙。莫知所止。山中人  
亦不復識。忽有老婦識之。曰。是非廿四郎也耶。廿四郎者。公小字也。嘆曰。吾晦迹尚  
未深。丁亥疽發于背。勿藥。謂侍者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猶未遲。門生林奕陸在旁。  
作大還詞以祖道為誦之。公頷之者三。而卒。林公時對嘗曰。吾心折同里先正得三  
人。其一為陳忠貞公。一為錢忠介公。其一則太常也。死生不同。然可以謂之三仁矣。  
公所著有因園集。山樵編。信水亭吟。今無存者。

貞慙李先生傳

貞愍先生李桐，字封若，鄞人也。學者稱爲侗庵先生。光祿藍德繼之子。生三歲而孤。事其適母董孺人。生母王孺人皆至孝。而于適母禮節更加隆。及適母卒，而所以事生母者亦如之。時人服其知禮。讀書通大義，不屑數行墨。肆力于詩古文詞，尤思通當世之故。講明忠孝節行，諤諤難犯。一時多非笑之。而前輩董文敏公、元宰曹文忠公、石倉暨徐興公、林六長、何元咎、陳仲臨諸名士，深器重之。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先生于大臨所抗言國恩不可不報，請發義旅。次于江干，以待撫臣勸王之舉。監司盧公牧舟是之，未能應也。先生乃日號咷當事馬前，并詰責諸鄉老，遂還嗔怒。且有欲除之者。尚書郭德馮公曰：諸公即自謂力薄，不能報國仇，奈何更殺義士？乃遣先生至其邸，呵護之。牧舟亦慰勞之。以是得免。南都昏濁，先生悒悒不得志，遁入白鷗莊。呼天涕泗，作悲憤詩，遂成沈疾。逾年而有五月十一日之變，昕夕呼祝宗有所請。疾遂篤。會浙東兵起，錢忠介公登壇歎曰：宜急令侗庵主之。遣使以告先生，病中霍然起，稍稍進食。乃遣長子文晷從軍。忠介疏授兵部主事。自江干立國，侗庵之病稍愈。己而事漸不支，侗庵復申前請，疾復篤。六月初一日之變，侗庵曰：吾今定死矣。果以是月十九日卒。說者以爲祈死而得死，年四十九。忠介時在翁洲，哭之慟。門人私謚曰貞愍。文晷哭謂其弟文昱曰：汝知而父所以死乎？葬畢，相與墨哀赴海上。崎嶇

軍。文昱亦授戶部主事。辛亥，翁洲失守，扈王而出。九月二十六日，兄弟同日覆舟溺于海中。少子文暹曰：吾今不可以妄出。杜門養母。其純孝一稟先生家法云。嗚呼。桑海之際，吾鄉號稱節義之區。顧所稱六狂生五君子，多出自學校章布之徒。其薦紳巨公，出而同之者，錢莊沈馮數人而已。年來文獻脫落，雖有奇節，不能自振於忌諱沈淪之下。遂與毫社聲靈同歸寂滅。予每為梓里前輩罔羅散失，六狂生輩之行實，漸以表章。而湖厥前茅先生為首。又况文晷兄弟，以忠作孝，文暹屈節事親，皆先生之教也。而叩之諸李，莫有知者。其亦可痛也。夫先生嘗與楊高寶而仲陳御史平若陸舍人敬身，詮次同里前輩。曰甬東詩括，又手輯先世詩文。曰衣德集，其自著曰侗庵集。嗣後先生族子鄴嗣，因詩括遂為甬上耆舊。詩因衣德集，遂為砌里文獻錄。則皆先河之力也。先生三子，惟文暹有子允錫，撫於其叔娶婦。然卒以無子絕祀。其所居長松館，自文晷兄弟死國，二婦入遁，捨為梵宇。即所謂薜蘿庵者也。余每過而傷之。

宋翁齋傳

翁齋高士宋龍，字子猶，明南直隸崇明縣人也。沈靜博雅，有深識，補諸生，師事婁東張南郭。其時南郭方主聲氣之席，四方輻輳，日走其門。溫卷如山，獨翁齋至，講名理。

商經術而尤留心于救世之學。南郭重焉。菊齋既不求聞于世。世亦竟無知菊齋者。獨錢忠介公一見奇之。置之門下。上座謂當與崑山歸莊相伯仲。未幾大亂。菊齋遂遺奇疾。狂走。信足奔逸。塵霧杳冥。一往不顧。其所嬉遊。怪怪奇奇。人莫測也。老親在堂。二子幼。皆不能治其疾。乃恣其所之。而菊齋泛海至浙中。張閩邵客之。使為其孫茂滋授經。則菊齋之病愈矣。菊齋在舟山數年。海上諸公。其唱酬風雅。雖在流離。猶有承平故態。皆重菊齋。而辛卯之禍作。凡平日所還往者皆死。菊齋奔跳絕島中。重趼達吾鄆。以茂滋在鄆囚中也。乃與汝都督應元陸處士宇燦等。百計出之。祝髮以返里門。則無家可歸矣。方旁皇里社間。而閩師入江。樵蘇四出。菊齋大為所窘。幾不免。張侍郎蒼水在軍中識之。曰宋先生也。乃得脫。侍郎為作詩慰之。因遷居太倉。以岐黃之術自給。其道大行于吳門。練川鹿城之間。或戲之曰。先生遺疾久。今乃能治疾耶。菊齋天性誠篤。跬步不敢違禮。對妻子如履賓。事親死生不懈。父死既葬。倉卒未附影堂。列木主寢室中。昕夕必焚香叩首。遠行必告。起居出入警凜。稍不自安。形諸夢寐。蓋至性通于神明也。其子姓以訖僕隸無不化之。言語煦煦。令人不敢自醉。故人自遠方來者。雖食貧必傾囊贈之。其寓鄆居陸氏湖樓中。先族祖木翁輩翁先贈公皆與之厚。湖上人無大小。皆呼之曰宋先生。而歸莊亦起兵不遂。放浪湖海終



稱完節時以為錢門二傑先贈公曰菊齋與人居未有訛議之者蓋其言行若著蔡一本于誠使世有大儒如溫公必將收之高座而其大節則又人所不能盡知也予觀南宋遺民不得列于宋史而百年以後潛溪諸公發其隱德嗚呼如菊齋者詎可使其湮沒無傳哉

凌雪樵傳

前代故家遺俗之盛莫有過于吾鄉者也星移物換之際其為喬木增重者一姓之中大率四五人不止高曾規矩可以想見湖上陸氏所稱四姓之一也吾得殉國者二焉大行文虎先生死于刺觀察周明先生死于逮得殉父者一焉隱君雪樵先生死于兵又得高士者一焉則觀察之弟春明先生也嗚呼百六之厄乃反為王謝世譜之光悲夫雪樵名崑字萬原鄞人觀察之族孫也其父淳古翁善畫能得文章家三昧而非屑屑繪事者流雪樵幼而工詩補諸生丙戌以後自以世受國恩不肯復出試于布政司淳古翁曰善乃放浪為詩人時春明方舉汐社故事于湖上故錦衣青神余公生生自燕來黃山深正庵蛟川范香谷同里董曉山葉天益皆集焉而雪樵最少觀曰樓者春明之居也雪樵與五人者靡日不至以大節古誼交相勸語者默者流觀典冊者狂飲作白眼者痛哭呼天不置者皆見之詩其時評雪樵之詩者

以為吐棄一切。古穆如彝尊。雪樵之去春明僅一卷。而興正庵為此戶。其唱酬為尤多。桐城方子留時士也。由春明以交雪樵。相得甚驩。遂居其湖樓中。已而奉其父。僦居東皋之殷隘。乙亥海上師大舉。游兵至于鄆之東鄙。四月。諸盜亦乘間並起。亂兵猝至。索餉。欲執淳。古翁為質。雪樵頓首請以身代。其父得釋。而餉終不到。雪樵死之。時年二十有七。嗚呼。雪樵東修厲行。力固逸民之操。以養其父。而卒不免。蘭摧玉碎。可為傷悼。然而忠孝足以不朽矣。前輩董大允瑄嘗欲為作傳而不果。其既于今。湖上七子之風流已盡。而雪樵尤為湮晦。予求其事亦有年矣。卒不能得其詳。聊識其大略。以俟世有杜清碧其人者。

蓬萊王孝子傳

山左學使者羅君竹圃示予蓬萊王孝子事跡。士之甚。大之甚。君曰。先生曷以文發之。作王孝子傳。

王恩榮者。字仁庵。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也。為人原款而深挺。貌修骨聳。造次不能以文自達。蓬萊縣小吏尹奇強。性險猾。頗以巫醫之術。有寵于官。恩榮父永泰。因真產與角口。被毆中要害立死。時恩榮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門戶軟弱。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內傷自縊。恩榮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業厝永泰棺于市。

做屋其旁居之。大書曰：豎子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甚。呼恩榮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忘也。豎子識之。恩榮既游。擢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厲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于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居長山島中。禁勿令出。因諭之曰：豎子之志固當。但殺人者死。是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恩榮流涕聽命。恩榮盡取史記。伍子胥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絮語連旦。時或困倦假寐。輒連聲魔。魔大呼：怨家在此。年二十八。舉子辭于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強于道。揮斧急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旁。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強諱不言。裹足不出。一日。偶立門首。又為恩榮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奔訴于官。時已年遠。吏胥索贖。概無可証。恩榮出母故所乘銀。陳之訟庭。殊批爛然。旁以血書鈴之。縣令歎曰：至性人也。何不幸而遇此。吾欲尼爾。則傷終天之恨。吾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為趨避已耳。恩榮于是嗷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廡內外觀者盡哭。恩榮既再舉不得。奇強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逢萊縣人有患病者。力延奇強禱治。奇強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四顧無人。方徘徊間。俄而恩榮突出。扼之。奇強皇窘。伏地乞哀。恩榮謂之曰：吾父遽爾久矣。遽勞其腦。腦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絕于時。見者驚出不意。

相率前擁恩榮。恩榮笑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自繫赴縣。會奇強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恩榮請曰：小人已有子矣。甯抵死不忍再暴父骸。以受毀折。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為博問于介衆。皆曰：恩榮言是。遂遵詳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殺擅行凶人者。予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教人復仇也。恩榮父死之年。尚未成童。其後屢殺不遂。雖非即猶即矣。况其視死如飴。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即以原貯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旌禮。恩榮之舅聞之。見有司曰：豈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奇禍。以要推門式閨之榮。又何忍矣。法司歎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于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其時涖恩榮事者。撫軍則中吳蔣陳錫。提學則北平黃侍講叔琳。與滇南李觀察發甲云。

全子曰：恩榮年六十餘。猶為諸生。以目眚乞休于竹園。蓋故泣血時所成疾也。東人所作恩榮詩文劇多。類拉雜難上口。翻不如法司讞語。歷落可喜。予因別撰一通以貽之。

邵得魯先生事略

先生姓邵氏。諱以貫。字得魯。浙之餘姚縣人也。邵氏於姚江族望中。為孫謝王陳亞。

門材最盛。先生少與其兄以發齊名。而先生尤狷潔。當是時。閩文覺公石梁之學盛行。姚中沈求如史子虛蘇存方。其高弟也。顧頤參以密雲悟之禪。先生亦從之遊。而獨事躬行。講求有用之學。時遭飢饉。先生與同里鄭真維諸人。為義倉。桑梓中德之。已而國難大作。先生欲死。以其母在不得。遂削髮為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巖者。故鄞廣文張廷賓亦姚產。而沈史講會中人也。先生依之。苦身持力。不與人接。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物色得之。曰。異人也。遣其二弟與之遊。周公黷雲亦以僧服居白坑。時時過從。已而以省母返。居澤上園。黃忠端第三子澤望。志節夙與先生近。至是來同居園中。相與夜讀。謝皋羽遊錄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當使峯峯有吾二人履齒。于是始遍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亦多邏卒。而二人者冠服奇古。躑躅其間。頗遭詰難。顧不以為苦。一日忽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梧桐竹甚盛。有難犬聲。趨就之。祇一家。中有幅巾者出。曰。客從何來。則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也。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石屋山也。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者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未嘗與世上人接也。因相顧而歎曰。是真桃源矣。澤望嘗曰。得魯自甲申後。輔頰間無日不有淚痕。其稍開笑口者。

則遊山耳。未幾澤望卒。先生孑然無所向。自是益下隘。遂棄家投四明山中之楊庵。先生時尚有一妾。不忍判先生去。亦為尼于庵中。一日之中。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茗粥不相通。久之皆卒于庵。先生所為詩文極多。顧身後散佚無一存者。而先生之兄以發老壽。顧于先生之大節。絕不一及。若有所諱。即族人邵廷采作明遺民所知傳。亦不及先生一語。咄咄怪事。不可曉也。嗚呼。先生嘗與王父贈公言及陳從之事。絕肖桃源。而恐其無傳之者。如先生之大節。亦何減所南聖乎。而身後竟闕然。况從之乎。予因序先生事。并及從之。先生或一笑于九原也。

遜追山二廟碑

歐陽公以五代少全節之士。深為歎恨。推原其故。謂自白馬清流之禍。士氣喪而人心壞。吾以為是時天下崩裂。文獻脫落。蓋亦或有其人。而世竟泯然未之知者。如唐自司空圖韓偓。梁震羅隱。而外尚有如許儒之不屈于梁。王居巖之不屈于吳。朱孫光顏。苑李濤之不屈于楚。孫郛之不屈于吳。越黃岳之不屈于闕。張鴻。梁颯之不屈于漢。皆不媿為唐之貞士。而史臣失載。嘗欲合為一卷。以補歐公之憾。且以閩漢之短祚。而劉昌嗣者。完名銜藏之下。志士之待表章者。可勝慨乎。蓋天地間之正氣。一日或息。則人道亦幾乎絕。故雖荆榛蕭艾彌望之中。而必有一二芳華生乎其間。以

搢柱之。然其得傳與否。則又必視其人之天幸為何如。吾鄉慈谿縣東之三十里。有  
遐追山。東西二峯對峙。其上各有廟。歲月既久。蒼颯白澗。縱橫出沒于樞杓。雖山中  
人亦莫能言神之本來。考明成化楊氏府志。引宋乾道張氏圖經曰。五代末。有鮑侍  
郎約相錢氏。宋初勸以納土。胡毅劉韜皆言不可。錢氏計定。胡劉遊竄海上。錢氏使  
人追之不及。遂隱是山終老。其時錢氏以詩懷之曰。東遐追分西遊追。鮑約何如罷  
約歸。海上人廟祀之。吾于是知是山所以得名。蓋因茲二人之故。張氏圖經。今猶有  
存。而殘斷不完。猶幸楊志載之。顧同時南山黃氏作志。則竟以為祀鮑約。誤矣。夫以  
東西二廟觀之。其為胡劉無疑一也。鮑約策已行。何須遊竄二也。胡劉高節。應為明  
神。三也。黃氏蓋錯會錢王詩中語耳。嗟乎。真人出而天下同。偏安下國。不得不聽命  
者勢也。而士各為其主。耿耿焉欲為吾君保宗社之思。皇天后土。實鑒臨之。雖興王  
不得而強也。故論者比之夸父之逐日。錢氏歸朝而後。其子弟彬彬焉記其國事。以  
備東觀之采。獨二人之姓氏不豫焉。豈格于嫌諱而去之與。又何惑乎路振諸人之  
闕如也。星移物換。吾里社中亦罕有識寓公之高節。而移而屬之識時務之人。僅僅  
乎空谷荒祠。追邇而得之。其亦悽矣。

巾子山張太傅祠堂碑

崖山三大忠臣祠信議于羅一峯。成于陳白沙。而任之者陶自強也。吾鄉候鴻山東  
巾子山。為當時張太傅自臨安入海駐營之地。而未有祠。并志乘亦不載其事。何其  
闕也。况太傅之在是山。非偶一駐營于此。漫不足為輕重者比。范文虎以伯顏軍至  
皋亭山。太傅請移三宮入海。而與文丞相合。背城一戰。陳丞相以議和阻之。太傅遂  
提兵東渡。由慶元抵昌國。營于是山。其意蓋已辨閩廣再造一局。石國英遣都統卞  
彪說之使降。卞彪故降將。太傅以為反正而來。從已俱南也。惟牛享之酒半。彪從容  
致國英旨。太傅大怒。斷其舌。磔之山中。軍士感憤泣下。誓共求宗室以謀恢復。于是  
太傅探得楊訥馬。以二王至溫。陳丞相出會之。陸侍郎蘇統制俱赴之。遂出蛟關。沿  
海入觀。共豫定策事。而二王之局以成。文丞相指南錄。雖于太傅不盡語。然于閩廣  
再造。則以為太傅一人之功。蓋陳陸諸公。雖素秉忠赤。而非太傅以宿將重兵。握其  
樞。則其事不可集。顧太傅之所以鼓三軍之氣。而扶九鼎之絛者。莫過于巾子山之  
一磔。能使礮火重照。死灰復然。當是時。趙孟傳以宗室子舉慶元獻冊籍。句餘城郭  
黯然無色。豈知金龍背上。高有人焉。大聲一呼。白虹貫日。是丹山赤水。所以灑屬。而  
二王一錢得延之自也。而袁清容纂延祐志。以其父為元之降臣。于太傅之遺蹤。畧  
焉。至今未有及之者。嗚呼。國家不能長存而不亡。忠臣志士。成者一而敗者九。



顧其所以長存而不敗者。此配義與道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太傅之精魂。如行地之水。無所不至。而况厓山宮闕。與是山並。其神明之所。惓惓者乎。予乃與蛟關父老。議立祠以祀之。而勒文于石。巾于山者。與侯濤山對。雙闕如門。障蔽洪濤。其下有洗馬池。宋高宗航海時。多募侍衛軍卒于此者也。其銘曰。

桓桓太傅。來自臨安兮。手磔降人。投之蛟關兮。展轉東甌。逐日維艱兮。侯官一隅。扶墜天兮。踉蹌東港。而淺灣兮。崎嶇峽。而硯川兮。沈香千兩。焚厓山兮。平章港口。燹香殘兮。赤坎之村。埋血殷兮。忠魂騎鯨。任往還兮。時來此間。聞長歎兮。卞彪之骨。化為老鯨兮。春烟登之。薦豆蓮兮。

### 舟山宮井碑文

舟山何以有宮。蓋明亡以後。監國魯王一旅居焉。故自稱曰宮也。宮之井何以傳。志監國元妃陳氏死節地也。井以宮冽。宮亦以井尊也。予考甲申北都之難。暮廟烈廟二后死之。其時文武殉難諸家。新樂侯劉公眷屬最多。而劉文正公馬文忠公汪文烈公陳忠愍公成金兩忠毅公。其母若妻若妾。皆有死者。其家居聞赴自裁。則王節愍公妻說者。皆以為中宮陰教之隆。致之也。然是猶濶樂達葛之所聚。舟山彈丸一區耳。辛卯之役。元妃死之。其文武殉難諸家。亦有若定西侯張公眷屬最多。而閩部

張公尚書李公朱公兵曹李公都閩吳公之家死者不一。其家居聞赴自裁則給事董公妻夫執非笄珣大節所感召與柳何其先後相合若符節也元妃為吾甯之鄭人。世居鄭丞相府大池之北其女兄歸于吾家僉事府君。監國次于會稽張妃主宮政而妃以丙戌春入宮。會西陵失守監國自江入海保定伯毛有倫扈宮者自蛟關出期會于舟山道逢張國柱亂兵殺掠擁張妃去妃在副舟中急令舟人鼓棹突前追兵不及伏荒島數日飄泊至舟山監國已入閩旁皇無所歸吏部尚書張寅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監國見之流涕始進冊為元妃在海上者三年風帆浪楫莫副山河之容己丑黃斌卿伏誅始復入舟山先是張妃在會稽其父張國俊頗豫事元妃歎曰是何國家是何勛戚而尚欲爾爾乎至是親族有至者悉遣之辛卯大兵三道入海盟國以蛟關未能猝渡親帥師搗松江以牽其勢蕩吳伯阮進居守敗死大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勳議分兵先送宮眷然後背城一戰元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蟻離鯨背之間懼為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乃止城陷元妃整簪服北向拜謝投井而死義陽王妃杜氏宮城張氏從焉錦衣指揮王相內臣劉朝共掌宮事歎曰真國母也豈可使其遺骸為亂兵所窺相與昇巨石填井平之即共刎其旁而死董戶部守諭為作宮井篇哭之乙未英義伯阮駿再下

舟山訪得妃死狀。即其并封之。立碑致祭。而表言于監國。加諡貞妃。丙申。舟山又陷。其碑被仆。嗚呼。天下之善惡一也。景陽之辱。高頴正法于青谿。不可以為暴。則舟山之烈。雖經易代。而表章不可以為嫌。當妃未死。嘗遣間使至中土。寄書訊其女。兄。歷敵蛟關之掠。長垣之困。琅琦之潰。健跳之圍。操尺組而待命者。不知凡幾。鬼火以當庭燎。黃蘗以充葛藟。猿鳴龍嘯。以擬晨雞。苟延餘息。荼苦六稔。然到頭終擬一死。以完皎然之軀。其節素定如此。向使當時史局諸臣。達之。

聖主之前。豈有不動色矜歎。附之二后傳中者。奈何并此不食之泥。湮沒恐後。是皆不知。聖朝旌厲幽冥之盛者也。嗚呼。惟翁洲即前宋之厓山也。况元妃為鄞產。是尤吾鄉所最有光者。宮可亡。井不可沒矣。乃議為勒石而附董戶部之詩。以當些辭。

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銘

少時從天一閣范氏。得見袁尚賢公所刻先進士忠義錄。其中有將教授景高所作傳。較詳于舊志。及自京師歸。求是書于范氏。則無有矣。近忽從董氏得之。驚喜。嗚呼。袁公之死。蓋見賣于趙孟頫。昌元而清容作志。不立公傳。初意以為五代史闕韓通之例。出于嫌諱。歐公且然。又何怪乎清容。既而見其為趙謝二降臣有佳傳。乃知其黨于降元之徒也。蓋清容之父處州亦降元。故清容之紀先友也。凡降元者。皆多

稱之而且作哀幽蘭操以弔厓山降將吳淦可謂失其本心之言也已夫抗元者不立傳或有可原降元者反傳之豈非黨哉其所作詩援陶潛而稱嵇紹亦可歎矣著書而以顛倒是非為事將謂隻手可以障天耶台清清容之文未嘗不愛其才而心竊薄之載考黃僉事南山集謂清容于公有通謀之讐林學士綱齋疑之致甬上三袁氏鼎足並盛不必求依附南山之說未必然也予觀宋之將亡四明以賈氏摧折之餘解豫于軍師國邑之寄故殉難者寥寥然亦尚有數人知臨海縣孫璿前侍郎願質子去官奉母道梗蹈難而死憲司知事楊恕不食數日自沈菱塘詩人皇甫明子佯狂賦詩投海茲數人者皆不得見于清容志中孫臨海補傳於至正志楊知事補傳于成化志皇甫見于谷音又有林澤者字堅叔一字梅逸詩人也著有瓦釜雷鳴集十卷和陶詩一卷喜郵人急嘗募惠生道院施人藥元師之至以祖父墓在青山去城一舍往守之遊騎至執脅之大罵不屈而死其子公輔痛父死節委家于弟為道士守父墓以終身而豐太平存芳以清敏齋一門十八人同死見于縉雲世譜丹心碧血懂而不泯其亦危矣是豈皆有通譜之讐而沒之歟抑亦醜正有素而自託于為親諱也嗚呼千古之清議夫豈一時之紀載所能掩其惡甚矣吾湖上有廣福寺即北宋壽聖院也舊為公祠蓋袁氏自高祖尚書公子誠有二女嘗施田

三項餘于寺。以曠放生道場。故寺僧世奉袁氏為檀越。而公祠亦建焉。明初柳莊太常以佐命起。祠祀中振。張高書東沙據寺為宅。始遷祠于城西。至天啟中。而有司以河房之稅為公設祭。又百年而予始為之碑。且附之忠義錄。後其銘曰。可憐石頭城。甯為袁聚死。不作褚淵生。誰為袁聚傳。沈約沈吟。顏有作。

明節愍王公神道碑銘

乙酉。王師南下破揚州。閩部史公之死也。或傳其已渡江而東。故其後英霍山寨猶冒其名。或曰突圍出城。死于野寺。莫能明也。幕府監司王公之死亦然。是時僕從星散。或傳其已絕城。逃之淮北者。故是時家中猶望其還。見于其姻家董戶部德僖之詩。閩部之死于南城也。以史德威之目見。而後信之。王公之死也。以應參軍廷吉自軍中歸。寄其遺言。而後信之。嗚呼。士君子斷頭死國。而其事猶在明昧之間。令人疑信相參。良久而始得其真也。豈不悲夫。公諱續。字佑申。郵工部尚書莊蘭公佐之孫也。父某。陰生。公亦以莊蘭身後恩得官。甲申。試知溧水。已而補應天府通判。時則赧王方登陸。馬阮哆張用事。公無所見。故請赴閩部軍前自效。乃以同知揚州府監軍。而閩部亦內困于饒口。外則諸鎮不用命。待死而已。尋晉公按察僉事。持節閩部。憐公。一日謂曰。時事可知矣。君徒死于此何益。吾當送君還留都。以為後圖。公曰。

下官世受國恩。願從明公死。不從焉。阮生也。閩部改容謝之時。知江都縣周公志。畏亦鄙人也。與公誓共死。登陴分守。城破。隕于兵。嗚呼。公志在死。即留都亦何嘗不可死。海岸之從容。足為孝陵弓劍之光。正不必謂定偕焉。阮偷生也。而公所以不肯者。不欲負閩部耳。不負閩部。豈肯負國。斯其不媿為莊簡之孫。而有光于故國之喬木者。不已重哉。

聖祖仁皇帝詔修明史。已為公立附傳于閩部卷中。顧猶稱其故官。予以應氏所言。參之嘉禾高氏忠節錄。乃知其已為監司也。公之大節。豈在階列之崇卑。而權史則不可以荒朝之命而沒之。公一女。適董戶部德僖。子允珂。賢而孝。通翰墨。當公生死。謠傳之日。所夕泣血。望父而死。一子兆。有異才。以公之殉于揚也。不忍家居。食先疇。終身躑躅。蜀岡邦溝之上。遂以野死。君子哀之。兆。詩尤工。里中錢退山董曉山。關中孫豹人。皆推之。予求之揚。竟無傳者。公之從孫丙。乞銘公墓。予故牽連附志之。其銘詞曰。

喟彼石頭。不如廣陵。願從明公死。不從焉。阮生。先公可作。葆茲家聲。

明副都御史王公神道關銘

古今來節士。遭逢人倫之變。進退俱難者。蓋多有之。趙苞勢不能復。顧其母。祇應以

一死自謝。終為恨事。徐庶之從魏。先儒不以為非。然夷狄之則庶竟仕魏。無乃違其初心。豈方寸卒不自主耶。姜維自負遠志。長往不顧。亦未為得。獨周旋入秦。始終不屈節。一奔漢中。再徙朔方。可謂烈哉。至吾鄉王都御史而益奇。浙東之憤事也。同里王公翊與公結寨四明山中。先是畫江而守。二公連名上書監國。請募沿海義勇。勤王自効。師甫集而王航海。二公遂頓兵四明之杜巖。以為海上聲援。海上之人呼之曰東西王。以別之。西王公主兵。東王公主餉。當是時。浙東之師雲起。由甯紹以至台處。所謂山寨者相望也。既以不練之兵烏合。復無所得餉。四出劫掠。居民苦之。御史李公長祥在東山。翰林張公煌言在平岡。且耕且屯。最為居民所安。而孤弱不能成軍。獨西王公招兵最盛。而公善理餉。計山中屯糧。所收不足。親往民家計其產。用什一為勸輸。以忠孝感動之。有額外擾民一粟者必誅。又時遣人入內地。結連遺老。致具屝履之助。故杜巖一軍之強。甲于他寨。侍郎馮公京第御史張公夢錫。遂合軍來守大蘭。公總司三營之餉。浙東列城畏之。如老燕當道。而胥吏不復下鄉催租。于是山中之民益樂輸。賊國之居舟山。非此一軍。莫能安也。庚寅。大兵決計下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絕其援。兩軍由餘姚奉化會于大蘭。而遊騎分道四馳。馮張二公死之。西王公遁入海。公亦走。大帥劫公太夫人以招之。公乃盡薙其髮。以浮屠服至杭。

時大帥方議勞來故國遺臣得公喜甚。咸為館帳如幕府而防閑之。未幾太夫人以天年終。公忽買一妾。昵之甚。于是夫人晨夜勃谿詬誶。公乃控之吏而出之。夫人亦攘臂登車。歷數公隱微之過而去。鄰人駭焉。一日公遊湖上。防守者以其要在不疑。而公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以術脫其妻也。公既脫攜其夫人復入海。朝監國于金門。張名振請為監軍。甲午引師入大江。抵燕子磯。望祭孝陵。題詩恸哭而還。乙未名振卒。海師復下舟山。張公煌言駐軍馬。時有沈調倫者。復起四明山中。來迎公。乃赴之。山中人聞公至。壺漿以迎者如蟻。浙東大帥方以舟山為急。聞公至。謂山寨且復為舟山掎角。急攻之。公中流矢卒。公卒而舟山復破。公諱江。字長升。原籍紹興府餘姚縣。遷慈谿縣之葉巖。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李氏。公少養于制舉。其起兵時。尚未為諸生也。嗚呼。豈料公之所樹立。一至此哉。初授戶部主事。改戶科。都給事中。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右副都御史。公之卒也。部卒竊其尸。歸葬葉巖。同時李公長祥散兵隱山中。江督郎公廷佐于浙東。物色得之。亦咸以禮致焉。居之白下。其實竄之也。李公亦買一姬。朝夕酣歌。恆舞窮盡荒樂。郎公稍稍薄之。謂其懷于此土。諒無他矣。一夕行避。大索卒不可得。李公踪跡頗與公不謀而合。而公末年更多起兵一節。則幾逼之矣。公之事已詳于黃氏四明山寨記。吾友鄭性令予為其神道之文。乃即



據黃氏所紀而刪補之。其銘詞曰。

神龍見首。必護其尾。有時蠖屈。終于鵬徙。雖見其尾。孰見其髓。吁嗟王公。死而後已。亦有侍御。斯人敵廩。

明兵科給事中董公神道表

公諱志寬。字幼安。浙之甯波府鄞縣人也。遠祖之邵。居奉化。宋建炎中。與李修任。載起義兵。以拒金。得千餘人。三戰于泉口。金人不能入。而逃。故明州殘破。而奉化獨全。事定。口不言功。其後蔡文懿公幼學言之于朝。贈三人官。皆修武郎。而三家子孫。並大其門。之邵之孫仁聲。仁澤。仁霖。先後成進士。仁聲官至殿學。三傳而為恭禮。明洪武辛未進士。以養母隱居黃楊畧中。公之八世祖也。曾祖總。祖宰。父侯。萬曆丁酉舉人之副。公由諸生食餼貢太學。少以名節自勵。乙酉六月。大兵長驅入浙。公徧謁同里薦紳。勸以起兵。聞者皆笑。以為狂。獨刑部員外郎錢公是之。顧其事莫能集。閏六月初八日。餘姚兵起。明日會稽亦應之。又明日。鄞人始會議。然猶相顧莫敢主者。最後錢公力疾至。請獨任之。而故太僕卿謝三賓。家富。耦園。新從江上迎降。惡聞其事。定海總兵王之仁。亦以迎降。得仍舊任者也。三賓私道之書曰。論論訛訛。思拚頭顱。以披猖于一擲者。皆出自庸妄者之口。將軍以所部來。斬六狂生。事即解矣。僕

請以千金為壽。六狂生者。陸公宇焯。張公夢錫。華公夏王。公家勅毛公聚奎。而公其首也。會之仁中悔。致書錢公。請自劾。翌日帥所部至。大會鄙人于演武場。三賓不知也。揚揚來赴。以為殺六狂生。命在漏刻。坐定。之仁于袖中出其書。朗誦責之。三賓執手前。奪其書。之仁怒。麾軍士。令斬其首。以祭靈。三賓叩頭乞哀。請出家財充餉。乃止。一軍股栗。監國次於會稽。授公大理寺評事。視師瓜里。而三賓亦至會稽。以賂結戚。吮張氏。由散寮驟躋東閣。且假勸輸義餉之名。乾沒里中軍需。公惡之。素官錄。甫一年。江師劔。三賓復降。踰年而有五君子之禍。是時浙地盡歸版圖。祇舟山石浦未下。大兵亦置之不以為意。而航海之軍至長垣。連陷閩海州縣。且逼福州。于是大兵之備浙者。頗抽以備閩。殘明遺老。始稍稍于浙東山中結寨拒命。而李公長祥王公翊兩軍為主盟。公與華王諸公計。以王公軍下甯波。而己緡城應之。因連李公軍以下紹興。監國故疆可復也。華王諸公皆喜。馮公京第聞之。請以舟山之軍來會。刻日部署已定。復為三賓所謀。知發其事。四出按捕。五君子皆遇害。公獨逃之。舟山得脫。嗚呼。大朝為天命所養。江南半壁且不支。何有于浙東。浙東一道且不知。何有于甯波。諸公之耿耿未下者。雖云故國故君之感。其如天意何。然而稽古在昔。終不能不比之厓山一輩人物。況又出自祭酒布衣。此其所以益難也。監國既至舟山。連

公兵科都給事中。時時奉使入內地。聯絡山寨諸軍。以為海上策應。山寨亦感其孤忠。資糧扉屨。不戒而集。辛卯舟山失守。公自刎死。其時以郢人同殉者。楊吏部思任戴工部仲謀也。監國始于紹興。終于舟山。其後飄泊海中。無能為矣。公以倡義首事。卒以一死謝之。可謂與魯存亡者也。遺骸在海上。陸公宇燦捐金募人致之。以禮葬于城北馬公橋下。先一日。夢公曰。吾則一足奈何。啟視果失右趾。大驚。東蒲補之。說者以為文山之見夢于髮繩也。公初娶徐氏。繼娶羅氏。子二。駿。士驥。方公初入舟山時。天朝捕其妻子。有義僕文周匿之。赴官受拷。垂死不言。得免。華公在囚中。作泗水鼎樂府。紀同難事。首復之。其後羅孺人聞公訃。仰藥而卒。而士駿兄弟育于高公宇泰家。及長。卒承先志。蹈海不返。文周悼公祀之絕也。遂以編素蔬茹終身。一門節烈之盛。實古今所希有云。惟先曾王父兄弟。于公最厚。嘗言公狀貌挺露。術者謂公必居風憲。不知其為忠臣相也。而王太常水功曰。幼安正命翁洲。遂與張太傅吳少保諸元老雁行。是亦何貴如之矣。雍正庚戌。公之從孫清越乞余表墓。乃再拜而詮次之。蓋去公之卒八十年。其銘曰。

以六狂生之特而不死兮。天佑之以倡江上之諸軍。以五君子之徒而不死兮。天厭之以備海上之孤臣。卒正命于九死之餘兮。天許之以成炎興之完人。嗚呼。給事是

為建炎義士之孫

明兵部侍郎王公墓碑

嗚呼。是為殘明浙東督師大蘭洞主王公之墓。予考古今歷代官制。未有所謂洞主者。有之自蕭梁之末。所稱新吳洞主。余孝頃輩是也。其時值侯景之亂。諸遺臣起兵者。倚山立寨。居民因以洞主呼之。史臣亦因而書之。要之非朝廷之稱也。明之亡也。浙東山寨大起。于是復有洞主之稱。其後或降或薊。不能盡詳。惟諸死節者。姓氏彪炳人間。而王公之死。為尤烈。公諱翊。字完勳。別號篤庵。浙之甯波府慈谿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至公始遷姚江。公五歲而孤。少不善理家事。其弟翊且耕且讀。以助之。補諸生。好言兵。見天下方多難。思以功名自見。未幾。國變。繼至。畫江之役。王公正中以御史仍知餘姚縣事。集姚之鄉兵。從孫熊二公于江上。上疏薦公為職。亦盡以軍事付之。已而正中與同官黃公宗毅連營。將由龜山西渡。而江上破。黃公引其殘卒入四明。思結寨自守。以觀變。居民雜擊之。寨不得立。時公方走海濱。招兵謀與黃公合。大兵購之急。囚公之弟翊。以招公。公不顧。乃殺之。公亦不顧。軍既集。聞黃公軍破。馳入山中。語父老曰。前此以諸將橫擾居民。遂至激變。今吾軍來。足為是山之衛。而無所擾。父老念故國。其許我乎。居民許之。遂結寨于大蘭。大蘭者。四明山之西北。

境也。唐時裘甫作亂嘗以之為巢穴。其地狎不可登。宋時皆置砦設兵以防守。至是而公據之。具與之同事者。慈谿王公江也。咸甯侯黃斌卿守翁洲。甯之義士董志甯。華夏等謀引其兵。會山寨之軍以起事。來告公。使會李公長祥軍。共定浙東。公許之。刻期相應。而為人所首。事遂潰。甯城戒嚴。志甯脫走。夏死。斌卿舟師泊城下。不得要領而去。大兵急搗大蘭。公攝軍退之。丁亥十二月事也。戊子正月。公以軍還。三月破上虞。設其署縣事者。時浙東山寨相繼起。故御史李公長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林張公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公欽臣軍會稽之南鎮。其餘則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浙西之湖州柏藎甫等亦應之。至于小寨支軍以百數。然諸營招集無賴之徒。不能不從事于鈔掠。惟李公張公與公三寨不擾民。而李張二軍單弱。不如公所部之雄。于是大兵欲平山寨。以公為的。提督合甯紹台三府之軍。由四明之清賢嶺而入。公合諸寨軍屯于丁山。以待之。久而弛。大兵猝至。公敗喪其卒四百人。是役也。有孫說者。不知何許人。來救公。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大兵不能久駐山中。公得復振。與馮公京第合軍守杜巖。以巖險為關。軍容整肅。提督乃調浙西之兵。下教亦選四明山民之團練者。以為前導。破公于杜巖關口。長驅直入。公亦獲其別部。部不倫。而以四百人走天台。乞天

台洞主俞國望之兵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間道入杜巖。擊破團練。大兵失圍。練遂亦出山。公復振己丑春。又被上虞。浙東震動。公軍既成。設為五營。五司。五營以主軍。公統之。五司以主餉。王公江任之。視山中田可耕者。且耕且屯。而其餘則履畝而稅。無橫征。富室則量為勸輸。下戶安堵如故。異時雖有他方之訪緝。徒為故事。公直按有罪者而決之。無枉者。于是四明四面二百八十峯之民。其租賦不之官而之公。其訟獄不之官而之公。其耳目消息皆不之官而之公。浙東列城盡聞。胥吏不復下鄉。汎兵遠伏。以相眺望。而不復近山。浙東長吏甚且有私通書于公。以相講解者。公以沿海方有事。欲以是軍觀變而應之。時閩中正徵師于浙。以公之故。浙師不敢盡出。是夏。公自上虞出徇奉化。大兵方攻公塘洞主吳奎明破之。奎明奔至河泊所。遣將及之。粹遇公兵而戰。大兵失利。六月。監國至健跳。公發使奔閩。官守并致貢。王遣使拜公河南道御史。時黃公宗義以副都御史從行。上言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不肯居三品以下。主上嘉其慕義。亦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多。今品級懸絕。非所以獎翊。且無以臨諸營也。大學士劉公沂春尚書吳公鍾巖皆以為然。而定西侯張名振方當國。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由名振。以違獨公不然。名振不樂。曰侯王道長。乘吾當為主。上言之。是

秋公朝於王。晉右僉都御史公曰：吾豈受定西指麾哉？當是時，王以翁洲為行在，石浦健跳為畿輔，彈丸黑子之區，金湯盡焉。而大兵所以不遽下者，以山寨欲乘其後，所以畏山寨者，不在諸營而在公。或謂：大兵諸帥曰：此皆喪職之徒，所嘯聚耳。苟招之以高官，可解散也。會稽嚴我公知之，請於大帥，願充使。大帥為之請於朝，遂以都御史充招撫。令偏歷浙東西諸山寨，以抵翁洲。公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言於公曰：田橫烹鄒生，是耶非耶？公曰：當是時而烹之，亦姑以洩其憤耳。中道曰：田橫不烹鄒生於說降之時，而殺之，其志屈矣。固願降矣，齊之士心已搖，豈可復鼓其後始烹之，不已晚乎？公曰：君言正合我意。於是發使請我公入山，欲烹之。我公不敢直入，先以使來，中道逐醜之，分于諸營。我公夜逸自大兵南向，一紙所至，多俯首聽命者。惟閣部朱公大典嘗招撫于金華，至是而挫于公。庚寅三月，公朝於王所，再晉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時，大兵定計下翁洲，以為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大舉將軍金磯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軍帳瀰漫三十里，游騎四出，仍用圍練，兵為導。諸寨多遂請降，或四圍公累戰不能抗，以親兵入翁洲。公固與定西不相能，不樂居翁洲。辛亥秋，聞大兵三道下翁洲，公曰：事急矣，請復入山，集散亡以為援。七月，遂還山中。諸將死殆盡，帝皇故山寨中。父老勸令招兵。

榆林白溪之間乃出奉化二十四日有大星墜於故寨野雞皆鳴父老憂之是日也公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為團練兵所執同行者公之參軍蔣士銓也公神色自如賦詩不輟二十五日入奉化二十八日抵甯八月初一日赴定海以 大兵將下翁洲羣帥皆赴定海也海道王爾祿延之入見請觀絕命詞公援筆書之書畢以筆摘其面而出每日從容束帙掠鬢修容謂兵士曰使汝曹得見漢官威儀也十二日總督陳錦凱之公坐地上曰無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強聚而射之或中脅或中頰或中脣公不稍動如貫植木洞胸者三尚不仆刻額截耳終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而從公者二人其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日明知餘姚人皆不肯踰掠之使跪則跪而向公并死公家 大兵見之有泣下者公生於天啟丙辰二月初六日得年三十有六一女許嫁黃公宗義子百家時年十三以例没入勳貴家遂為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所養參領憐其忠臣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及參領欲為擇配女出不意自刎參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於是以公首梟示甯城西關門郵之故觀察陸公宇燝故都督江公漢以奇計竊得藏之陸氏書櫃中製之以錦其家人亦弗之知也康熙癸卯觀察以海上事牽連赴逮其家被籍有司見書櫃中故紙斷爛陳凶棄之而去既去觀察之女屏當書櫃得一錦函



發之則人頭也。觀察之弟宇澤哭曰：此侍郎之首也，而得不為有司所錄，其天也。夫時去公死之時，蓋十二年，乃東浦為身而葬之，城北馬公橋下。蔣士銓者，字右良，嘉善人也。諸生在公軍中三年，山寨之破，他人多散去，獨士銓以死從。八月初五日，先公受刑，賦絕命詞。公在獄為文祭之，嗚呼！予嘗遊大關一帶，良屬巖巖然在浙東，天盡之處，即令大兵不以一矢相加，豈能有所成？故以四明為桃源，庶乎其可。欲以四明為斟鄩，斟此無惑世人之笑其愚也。然當時殘明正朔，猶延海上，而諸寇為之內主，資糧屏屨，遙相援接，則以四明為安平之即墨，雖有所不能，而以四明梗平海之師，不為無助。故黃公宗義以為忠臣義士之志，竭海水不足較其淺深者，此也。百年以來，遺事凋殘，公魂耿耿，諒猶在丹山赤水之間，而荒城埋骨之區，莫有知者是後死者之責也。爰因觀察之子經異之請，為之立石墓上，而繫以銘。其詞曰：成則東漢下江之元臣，今敗則為後梁郢州之枯骨。頑石嗚呼，以當野哭。

明按察副使賴庵陸公墓碑銘

少讀南雷黃氏文案，最愛其陸周明先生墓志。其紀先生葬姚江王侍郎首文甚奇，顧於先生大節尚有所未盡。近來著述家但以黃志為底本，不知當時之諱忌固多也。今已年運而往，吠堯之嫌盡在蜀除不及是時，大闡幽德，將與桑海劫灰同歸脫。

落先生之子經異亦老矣每垂涕乞予文乃更為墓碑一遷以補其闕先生富南都覆沒時慟哭學宮道董公幼安至相抱而號因聚謀為起兵計會張公雲生華公吉甫王公自一毛公象來不戒而集董公出載書於袖中先生遂連名署紙尾顧偏謁諸薦紳莫有以為是者計無所出先生沈吟良久曰是惟錢刑部虞孫可語但彼以嗜血踰年不應客吾當排闥見之乃徑直入卧內告焉錢公亟強起曰不敢辭先生曰決乎錢公曰決矣不告其家遂行召募數日事終不就會聞紹興兵起諸薦紳始稍稍集虛左席以讓錢公而夫已氏者方從江上迎降歸欲敗其事貽書定海鎮將有請殺六狂生以靖亂之語詳見予所作董公幼安碑志中當時六狂生皆異儒獨先生以貴公子毀家輸餉夫已氏尤欲殺之不料其計之不行也先生貽之以書曰昔德祐之季謝昌元贊趙孟傳誘殺袁進士以賣國執事之家風也今幸總戎不為孟傳遂使執事不得收昌元効順之功以是知賣國之智亦不能保其萬全也夫已氏得書咋舌而已監國決於會稽授先生監紀同知俄進按察副使仍監軍時馬士英亦逃至越匿方國安軍中先生陳士英十大罪乞梟其首以謝江左同朝王磨事思任莊給事元辰皆助先生言不報黃侍御宗義亦廷爭之卒格於國安而止先生歎曰即此已不堪立國矣遽棄官歸而士英果扶國安以爭金華江上軍事為之崩

裂諸軍航海。先生為馮王二侍郎募兵於榆林。已而皆破。於是六狂生者相繼死其四。而先生之志不灰。翁洲之破也。先生捐金與謀者。令訪死事消息。乃得聞張閣部之孫以俘至。亟治索饋入獄視之。語其弟宇燦使為脫繫。董公幼安之喪在海上。先生致而葬之。己亥之役。蒼水以孤軍入江北。先生為之飛書發使。其家初亦不知。但見其喜形於色。私相語曰。殆有好音。聞其敗也。當食失箸。是時蒼水在海上。還仗先生為內主。壬寅降卒以先生之事告。捕至錢唐。先生已病。用奇計出獄門。抵館而卒。嗚呼。先生雖世臣子。然自甲申以前。未嘗一日有位於朝。而必自外於維新之化。濡首沒頂以從之。亦可怪也。先生諱宇燦。字周明。別署顛庵。浙之鄞縣人。贈太僕少卿。大漳孫。右都御史世科子。生於萬曆戊申十月初二日。卒於康熙癸卯四月十二日。得年五十六歲。弟宇燦為上私諡曰節介。娶周氏。再娶崔氏。子二。經異。經周。女一。適經師萬先生斯大。祔葬於城西右都墓旁。先生所唱酬者。周順德。曩雲。王博士。水功。矢詩不多。沈痛悲楚。合為一卷。曰霜聲集。先生既以此落其家。遺言諸子。雖貧無得妄求官達。聞者哀之。其銘曰。

莫辭百鍊不磨者。金莫畏九死不移者。心又惡知夫西崦之日。潮落淵深。彼一腔血與之陸沈。力竭氣索。化於鄧林。試遊墓道。如聞杜宇之哀吟。

李駕部墓誌銘

李駕部文纘字昭武一字夢公鄞人也。學者稱爲警推先生。少以詩古文詞受知。尊宿天啟丁卯年二十一。爲叔氏封若先生作寒香閣賦。楊高唐南仲見而驚曰。孰齊梁而上矣。兼工書畫。時稱三絕。錢忠介公起兵諸生。最先從之者。先生也。授駕部郎。疏附奔走其間。已而事去。其中之悵悵。卒不可化。丁亥夏。由天台故道入翁洲。因謀從王於閩。翁洲諸公方倚先生以中土之事。勸其歸。於是連染五君子之難。方難之初發。所獲帛書中人。自分必死。降臣夫已氏亦思一網盡之。賴華公過宜。獨承其辜。而里中義士亦營救。大行金帛。故五君子外多得免者。然諸公廷說不能不爲避詞以求免。而先生獨強項。斬斬不撓。華公歎曰。君故文弱諸生耳。不意骨力若此。先生在囚中。日與同難楊公圓石分賦雁字詩。一月之中。遂成卷帙。未幾。司獄者盡取諸囚分繫他所。而獨留華公。相傳以爲大吏將獨殺華公。而釋其餘。先生獨自請留伴之。司獄者大駭。乃憐之曰。汝不畏死耶。先生笑曰。白首同歸。吾亦何恨。適評事倪公端木亦以蓄髮被首下獄。三人共一狴戶。相與歌傳奇中木公不肯屈。魔鬼錦纏道諸闕。以爲笑樂。聞者益驚。遂伴華公過冬。明年再訊。先生再被拷。終不屈。而華公力辨之。乃放歸。先生歎曰。過宜生我。過宜之義。我之慚也。雖然。我不求生。過宜自成其

義耳。嗚呼。過宜何曾死。我虛生矣。已而楊公園石亦死。先生以其子駟娶其女。因撫之。追踐囚中之諾也。已亥。蒼水長江之役。聞道歸至天台。先生遇之途中。時關津戒嚴。以死士衛之。得復入林門。亂定。越遊四方。以老。皆做謝翱為游錄。臨終。其子問遺言。命取紙筆。則題曰。衆人皆醒。非夫也。瞑目而卒。先生學極博。生平露抄。實集。手錄。至三千餘卷。上自星緯律曆。方輿禮樂名物。以至詩話叢談。無不具。依稀宋儒王厚齋之風。及成公寶。慈以成來。鄞先生從之講學。益深造自保。又私淑高忠憲公之學。難後入秦。尤與李中孚相契。晚年尚作小楷。曾萃諸儒言。其所著於三禮。則有注疏詮集。於易。則有舌存。於春秋。則有魯書。皆不肯苟同宋人之學。其詩古文詞。曰瓊閣草。曰跪石吟。曰賜隱樓集。其緝晉諸編。有三峽聽雪。有石臼閑課。有鹿谿新語。有井中錄。今皆散佚。少傳者。惟鹿谿新語存。先生之墓在城東。其曾孫某乞銘。乃為之詞曰。

是為五君子之子。遭抗慨對簿。而無咍咍。天綱恢恢。以護周之餘黎。

明錦衣徐公墓柱銘

公姓徐氏。諱啟審。字聖思。浙江甯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公少負才任氣。善為俠烈之行。眉如稜。目如顰。尤嗜擊劍。卧起常佩之。旁通琴書。篆刻陸博。

諸技而篆刻最精。然不肯以藝名。既補諸生。累試於布政司不售。時對酒當歌。輒嘆曰。天生徐公。胡乃老之單閼。而使敵寇交訐也。則拔劍起舞。謾罵座上貴人。以劍擬之。貴人皆膝席。莫敢忤視。或跳而去。於是遂相戒遠之。然每規人之過。輒苦口泣下。其方正又如此。既久鬱鬱。一日忽埋故佩劍。椎酒。冰裂琴衣。削髮師事徑山浮屠雪嶠。則又閉靜。寡言粥粥如真道者。釋名洪範。守近公。閉關延慶寺中。錮其門。飲食俱自竇入。其孺人亦受佛法。甲申之變。哭七日。夜不絕聲。既而曰。江南半壁。我高皇帝龍興地。建武之業。猶可望也。則又閉關如初。踰年。南都再陷。則破關出。掘故所埋劍。夾以雙斧。冠鷩冠。衣綠錦衣。大聲如雷。趨錢督師營。道出周太守元懋家。道元懋忌日。公橫刀長揖。曰。介胄之士。不復為真人作拜。願須飲我酒。酒至。則連舉三斗。運去。督師故與公同社。亟引見於監國。因問所需何官。方得稱手。對曰。臣請以布衣居肅樂幕。入參帷幄。出捍軍旅。不必官也。監國奇之。授以錦衣衛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參軍。時江上諸營。首鼠互相觀望。則又罵曰。今日焚舟前進。或可一逞。道遙坐老。以自困乎。每江上糧兵。則出立矢石間。以先衆。諸營目笑罵。一日晨起。則佩劍集其麾下。百夫屠牛饗之。諭以大義。百夫亦唯唯。而道徑自東岸渡江。直薄西岸。大兵以為游騎。不以為意。亦遣裨長禦之。則奮劍直前。掩殺過半。城上乃亟出銳師為繼。且

戒曰。觀其帥甚奇。必生致之。於是。大兵蜂湧而至。長圍四合。且戰且擁。而公忽陷泥淖中。遂被執。諭之降。則謾罵。大兵怒。刳其腹。實以草懸之。江門監國聞之。震悼。令以原官加贈都督。其子世襲指揮。而招魂以葬之。百夫見公之死。亦無降者。公之出也。督師力止之。曰。軍行必無後繼。徒入虎口。無益也。對曰。信陵君欲以賓客赴秦。軍豈能若秦何。亦各申其志也。吾將觸關而死。以愧諸營之賦清人者。至是督師以詩哭之。曰。嗚呼。果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初。公聞遼瀋日蹙。兩河內潰。歎息以為國心亡。則自雕一私印。曰。復明。至是竟死。而雪嶠之開堂於徑山也。從之者三千人。顧未旬。付法者。最後得江西黃公端伯。曰。可矣。即付之。是後。又寂然。及公至。請曰。某亦或端伯之亞也。雪嶠相對而笑。亦付之。時稱為雙瓣香。說者歎雪嶠之為冰鑑也。嗚呼。公之志則烈矣。然吾見督師集中。有和聖思軍中思親詩。則其時公尚有親也。君父良難兼顧。但公以環堵書生。未嘗受國家恩命。而必棄其親以從君。斯亦不無小過。是時如彤庭筆谿蒼水。嘿農楚石。及管江諸杜。皆以篤老之親。因抗節而有所不顧。揆之聖賢之處。此未必其然。斯論世者所當知也。然而大節如諸公。要不可泯沒。公之死。幾百年。同里萬君承勳感公之節。為勒石而徵文於予。乃為之銘。其辭曰。包胥之忠。夸甫之愚。兼斯二者。是以捐軀。古稱觸斷。多屬空言。踐之自我。死不受悔。

至今江門澄雲如練時有素車空中飛電

祁六公子墓碣銘

順治二年江南內附。貝勒遣將東渡駐營蕭然山下。遣使以貂參聘遺老凡六人。其一為故大學士膠州高文忠公。時方寓山陰也。其一為故左都御史劉忠正公。其一為故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祁忠敏公。皆死節。其一為故大理寺丞章公。求死不得。乃起兵。尋行遯去。而二人者竟降。亦卒不得用。於是別稱為四忠。祁六公子者。諱班。孫字奕善。小字季。即忠敏第二子也。其兄曰理孫。字奕慶。以大功兄弟次其行。故世皆呼曰祁五。祁六兩公子。初忠敏夫人商氏嘗夢老衲入室。生公子。姜姿容。白如銀。而雙足重趺。頗惡劣。日堪行數百里。又時時喜跣跌。娶朱氏。故少師溆黔制府忠定公燮元女。孫都督後府都事兆宣女也。忠敏死未二旬。東江兵起。恩卹諸忠。而忠敏贈兵部尚書。理孫賜任。祁氏羣從之長曰鴻。孫者。故嘗與忠敏同講學於叢山。至是將兵江上。思以申忠敏之志。而公子兄弟。整家餉之事。去。公子之婦翁戒之曰。勿更從事於焦原矣。不聽。祁氏自夷度先生以來。藏書甲於大江以南。其諸子尤豪喜結客。講求食經。四方簪履望以為膏粱之極。遜不脛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國之喬木。而屠沽市販之流。亦兼收。蓋家居山陰之梅塢。其園亭在萬山榭。車跡至登其堂。



複壁大隧莫能詰也。慈谿布衣魏耕者，任走四方，思得一當，以為毫社之桑榆。公子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魏耕之談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飲，禮法之士莫許也。公子兄弟獨以忠義故曲奉之。時其至，則盛陳越酒，呼若那谿娃以薦之。又發淡生堂士遁劍術之書以示之。又偏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推、張宗道輩以疏附之。壬寅，或告變於浙之幕府，刑章四道捕魏耕，有首者曰：「若上乃其婦家，而山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帥亟發兵果得之。縛公子兄弟去，既讞，兄弟爭承祁氏之客謀曰：「二人并命不更慘歟？」乃納賂而宥其兄。公子遣戍邊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而死，而祁氏為之衰破。然君子則曰：「是固忠敏之子也。」當是時，禁網尚疏，甯古塔將軍得賂，則弛約束，丁巳，公子脫身逃歸，已而里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兜峰，尋主毗陵馬鞍山寺，所稱兄林明大師者也。薦紳先生皆相傳曰：「是何浮屠，但喜議論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則掩面哭，然終莫有知之者。」嘗偶於曲糞厓上，摩其足而歎曰：「使我因此間者，汝也。」癸丑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堂，曰：「我將西歸，入暮跣趺垂眉久之，既又張目久之始卒。」發其篋，所著有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其遺教欲歸社，乃知為山陰祁公子。自關外來者於是得歸葬。公子性終好奇，其束歸也，留一妾焉，及披緇時，亦果東游。東人或與之談禪，受其法稱弟子，嘗曰：「甯古

塔磨姑足稱天下第一吾妻所居題下出處。又為甯古塔第一令人思之不置。東人至今誦其風流孺人朱氏者。工詩。其來歸也。與君姑商夫人。似張氏。小姑湘君。時相唱和。商夫人字家婦。曰楚縷。字介婦。曰趙璧。以志閨門之盛。公子被難。孺人尚盛年。朱氏哀其楚獨。以姪從之。遂撫為女。孤燈繡帳。歷數十年。未嘗一出廳屏也。其所撫之女。後歸杭之趙氏。是為吾友谷林徵士之母。谷林兄弟聚書之精。其淵源頗得之外家。谷林之子一清。每為予言。公子大節有光於忠敏矣。而賂丞行遜之踪。世多未稔。請為文以表之。聊據所聞志之。使勒之墓前。嗚呼。自公子兄弟死。淡生堂書星散。豈特梅塹一門之氣。抑亦江東文獻大厄運也。其銘曰。

嗚呼。是為鄧林之石。不磨不泐。杜鵑過之。有味焉。食我歌大招。旌茲幽宅。

明職方主事錢公墳銘

忠介錢公。以戊子卒於閩之瓊琦。其第五弟檢討殉於福安。又七年。其第九弟推官殉於邗。明年。其第七弟兵部亡命發狂而死於崑山。君子曰。錢氏有四忠焉。而兵部有婦。稱奇節。則又四忠之餘烈也。兵部諱肅。字兼三。其世系見諸兄碑志。兵部性樂易。喜為詩。亦工畫。以諸生從軍。初授監紀。未受入閩。以薦入樞曹。妻安人鮑氏。方未國難時。已納采。未及娶而難作。閩浙路絕。鮑氏父兄欲更擇壻。安人不可。父兄歎

曰。非不知其不可。顧錢即播遷天末。必無生還之望。安人遽嚙臂出血為誓。其家愕然而止。己丑兵部從亡翁洲。辛卯翁洲破。來歸始成婚。安人之年二十六矣。甲午張公蒼水以定西之軍入長江。兵部挈眷與弟推官間道赴之。張公倒屣迎曰。段文燾耶。江子四耶。尊兄為不死矣。已而師退。兵部歸。乙未翁洲復歸海上。兵部復與推官先赴之。時復潛行中土。結內主之助。丙申大將軍宜爾德再下翁洲。兵部復與推官先期入告。未達。追兵及之。推官死焉。兵部亡命。是時兵部同祖兄弟有通籍者。恐兵部兄弟出入。焦原無已時。終為家門之累。頗相齟齬。兵部乃挈眷居崑山。思得間為入海計。己亥蒼水又入長江。兵部又從之。已而兵敗相失。流轉太倉嘉定間。怏怏不自得。一日嘔血數斗。大呼不絕。以死得年三十。安人勉治殯殮。祝髮為尼。與長洲殉難忠臣劉公暱之夫人同居一草庵中。泣血紡績。以求歸省。數年始得呼其弟至。寬負骨以歸。或勸以焚化。輒哭拒之。卒葬之君舅瑞安公墓旁。而身學道於戒珠庵。及兄公侍御舉子濬恭乃歸撫之。若己所出。臨終謂濬恭曰。我死當葬汝叔墓旁。無得用空門禮也。濬恭乃以命服殮。為合兆焉。是時黃山汪侍郎沐日亂後為僧。其卒也。議者謂當以儒服殮。而其徒不可。蓋況於侍郎之無遺命也。安人之見卓矣。安人尼名定鑰。字覺幻。嗚呼。兵部之百折不回。必欲展其初心。而卒以之畢命。亦可哀矣。而安

人以巾幗芳年。矢苦節以報之。何其烈也。潘恭以忠介為所後父。以安人為慈母。故兼承其祀。而乞予為文以立之墓。上予不敢辭。其銘曰。

斯其為故國之雙雙兮。哀魂夜集於久青之樹。鬼車過之。尚知所懼。

天多老人墓石志

天多老人姓楊氏。諱秉紘。字和牧。浙之甯波府鄞縣人。太僕卿益美曾孫也。明楊氏自文懿康簡公以來。宅望為鄞第一。老人於推官瑤仲兄弟為父行。國難時。共從戎。江上老人見事不可為。不受官。及推官兄弟娣姒六人仗節死。而老人以遺民力扶。汐社為楊氏宗老。老人最多學。讀書不拘古人成見。尤精考索。里中後輩。遙望見老人曳杖來。輒雜選迎之。聽其談故國事。潸潸汨汨。以為異聞。先公嘗述老人言。初年。聞項仲昭誤抹艾千子文。不自愧。反臨之停科。又抑陳大士而進李壽。妄以為楊維斗。及行賂於嘉定伯。再入闈。求雪恥。而所得又為陳名夏。輒思唾其面。及項亡命至慈水。匿馮氏園。慈人梓其髮。投諸水。復提而問之。曰。降賊者汝耶。如是者三。而死。是生平一快事。又言閩古古勸史道鄰。清君側。然觀其所言兵事。尚不足望。幸幼安項節即用之。亦未必能扶危疆。特其壯志。則百死不折。當是時。老人雖誦古古劄子。如河注海。又言近聞澹歸晚節稍妥。蛇諸公可為我審之。如其果耶。則其人可絕。如其

不然莫妄言。蓋先公所聞於老人者極多。晚年所記祇此。然皆權史之助也。老人自丙戌以後。頹然自放。所著書甚多。其浙江水利攷尤關於實用。顧早喪其子文麟。有孫如童烏。年十四而殤。忽忽不自得。踰八十更遭大火。其書盡焚。偕其老妻。旬旬烈燄中。勵免。歎曰。我已無國無家。今又無書。是天多我也。因自號天多老人。然神明尚不衰。常言苟得容膝之地。衣食粗足自贖。平生著述尚可一一記出。適有延之課子者。老人以為如願。欣然而往。既適館。設崇筵於絳帳。含杯未飲而卒。嗚呼。老人之窮如此。遂無片詞隻字存於人間。然則鄭所南之沈井。其亦有見於此。而豫裁之耶。謝泉羽之殉葬。幸免生前。而終憂其不保耶。是則大造之酷。有不可解者。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葬于某鄉某原。今楊氏宗支衰落甚矣。予為老人作志。蓋先公之意也。其銘曰。

世所希。天所多。書可熱。銘不磨。

明管江杜秀才定石志

秀才姓杜。諱懋俊。字英侯。浙之富波府鄞縣人也。世居縣東之管江嘉靖中。有官山東按察副使名思者。其族祖也。自言出於少陵。次子宗武之後。故又稱管江曰花。露。仍世富厚。食指百口。而秀才最以仗義聞於時。鄞江自錢湖而東。負大海。轄領鄞

谿尖崎諸通。與管江皆相錯。圍以重山。暫以深澗。擅魚鹽竹木之利。民居殷阜。而亦以巖險自為風氣。宋元時。置巡司於大嵩。以防察之。明初。湯信公視海。以為未足。乃於大嵩築城。設兵控扼。隸定海衛。置烽墩。貯倉廩。管江一帶。始為安土。明季流寇鼎沸中原。海隅不逞之徒。亦乘間起。秀才憂之。乃謀於其叔兆征。請頒土圍之法。於有司。遂以兵法部勒族人。分隊瞭野。擊柝行夜。閤寨為之安堵。而沿海諸村。無不仿而行之者。丙戌。浙東不守。諸遺民。章皇山澤間。猶思再舉。秀才慨然歎曰。國家養士三百年。而今日反顧易節者。大半進賢冠人物也。華野書生。安得軍師國邑之寄。為一灑之。於是秀才忽若病痼者。獨坐一樓。援筆不少置。或朗吟。或笑。或痛哭。竟日夕。家人駭甚。從雙婢竊窺之。則案無他物。惟陶奩黃進士。臣事君以忠。闡義。墨之硃之。業不絕。施公子宗烱者。故都督翰子。其先世亦居管江。時適有五君子之難。公子豫焉。以家財募死士。秀才聞而大喜。乃招姜山之徒。助之。幾及三千。公子邀王評事家。勤入管江。刻期舉事。約以馮御史宗第軍至城東。則秀才引軍助之。而金叢山中。有賣炭趙翁者。或言其精星象。諳兵法。秀才則親往致之。置軍中。奉以為師。未抵期三日。評事來奔。以事洩告城中。遁者亦踵至。秀才泉遁者首。據山立寨。鳴鼓起事。而急遣評事先入海。秀才意以城中雖已有備。然計海師早晚必薄城。則勢未能分。故且

部署軍士為入海計。城中兵果不出。而定海鎮將常得功豫遣舟師扼海口。分軍直抵管江。評事中途被執。山寨頗阨。塞據險而闕三日。矢石雨集。夷傷殆盡。寨陷。秀才猶以家丁力戰。頭目中矢如蠅。重傷倚牆而斃。尸屹立不仆者數日。公子縱火自焚。兆菴被縛。斫其首十二刀。而後墜事完。管江之血如渠。而膏炭趙翁者。或見其煙焰中飛去。時秀才之父尚在堂。有司籍之。山中人憐其義。匿其親屬。不以聞。未幾其父卒。其妻亦卒。其二子憲琦。憲莖。育於陸高士。宇燦。家撫之如己子。董高士晚山教之讀書。范孝子洪震為之治葬。置墓田以贍其祀。憲琦甚有志行。自以父死國難。縞素不近酒肉。有妻不娶。宇燦等以大誼責之。始婚。未幾病卒。憲莖已早夭。秀才遂無後。兆菴字承芝。宗玠字仲茂。時稱為管江三烈士。而趙翁辛卯壬辰間。猶以其術往來海上。後亦死。嗚呼。予嘗過杜氏之居。流覽當年戰場。其間居民果伉勇。一呼雲集。自視無前。然此特山澤間習氣。亦不特湖東也。秀才讀書多矣。徒以廟社之感。頓忘其力之不足。而仗此輩以揮魯陽之戈。不亦愚乎。抑亦聊以一擲也。杜氏之宗在管江者。至今猶感然。皆莫知表章秀才者。而陸高士子曰經。且頻請予志其遺。兆子故不辭。而銘之。其辭曰。

由管江而東為童谷。是為吾先人再世避地之區。其於秀才之事。蓋所目擊而唏噓。

國朝文匯 卷五

三十

國朝扶輪社印

嗚呼崩雲裂瀑如聞英爽之踟躕平陵黃鶴刺茲殘墟

明嵩明州牧錢公兩世定域志銘

嵩明錢使君卒於滇中。其子萬里歸骨。梁洲前輩記其事矣。使君曾孫鎰。逸以為未盡。奉其家藏使君滇中所寄手疏。乞予更志其定域。嗚呼。使君以崇禎癸未。令滇中之陽宗。不半年而北都亡。又一年而南都亡。滇中亦大亂。下邑長吏。魂驚魄散。無復宦情。多棄印綬。逃去。獨使君撫循疲民。不震不動。時嘗集諸生。鳴琴講經。未嘗以喪亂形其草略。大吏交薦。以考最擢嵩明州牧。天南道斷。故鄉親從。遣人閉行入滇。以勸其歸。使君復書曰。乙酉之夏。江南已無君矣。止亭弟尚與孫能諸公。畫江求君而事之。丙戌之夏。浙東已無君矣。止亭尚與諸公航海求君而事之。倘爾時吾家居。亦當隨諸兄弟。後自請效死。而况奉先皇之命入滇中。雖經喪亂。吾君尚在其忠。委而去之。更何面目入家廟見故人。吾豈不知天南之亂已極。非特小朝。抑亂朝也。其不能為淨土。在旦夕間。願吾但求畢吾之志而已。止亭者。大學士忠介公使君族弟也。乙未五月十二日臨終。謂家人曰。幸得保茲首領。以見先皇。莫以絕域為恨也。滇民聚而哭之。葬於通海之南山。使君先舉三子。滇中所携小妻。舉二子。長子先卒。仲子隨行。而叔子美。養奉母家居。即所稱孝子者也。使君之卒。家人未知。又八年。天南大



定孝子日夜號咷告母欲求其父而家無一錢奮足出門適有伶人演院本所云尋親記者孝子曰是我也乃習之業成買鼓板一副每逢市鎮輒唱之宛轉哀動行路稍稍得錢則又前行錢罄復住望門唱記數日則又得錢聽者訝其度曲之神不知其為寫心也遂展轉依人得入粵中而一病於廣東再病於廣南瀟於死者數矣及至滇踪跡茫然遇土人之知者始得使君死問及其葬地而眷屬不知流落何所哀哭無措又遇土人之知者得導至其舊僕所居始得展使君墓下并求庶母兄弟而見之展轉乞哀告貸又求為人記室以得傭值凡閱七年始得歸骨嗣是以後鄴人演院本者不忍復奏尋親之曲比之王哀門下之廢鼓幾使君諱士驥字房仲一字道生浙之鄞縣人也天啟丁卯舉人娶倪氏葬於某原孝子字西侯娶徐氏祔葬使君墓下子懿綱即鯉選父也孝子既歸父喪以貧出遊卒於山左之濟甯懿綱奉棺浮舟南下中夜聞空中告以速行者即促舟人鼓棹疾發次晨河水大決直抵揚子江口餘舟多遭衝沒時以為孝子之報懿綱亦早卒其婦周氏苦節撫鯉選以有成一門三世名德承承天之報使君以報孝子者多矣其銘曰

嗟孤臣之戀主兮甘心朽骨於滇池嗟孝子之求父兮赤手返羈魄於鳳溪碧雞金馬忠孝所依來伴慈鳥墓門之極

明故張侍御哀辭

殘明六狂生之一曰張公諱華錫字雲生故茂材弟子乙酉之難六狂生謀起兵幾為降臣謝三賓所殺幸免以布衣入幕府授司務尋晉侍御丙戌走結山寨又五年庚寅十月竟死之六狂生之起也董華諸公皆司書檄奔走其間顧文弱非能豫兵革也而侍御於弓矢矛戟皆習之精故嘗在戰闕中當是時左右錢忠介公者莫如張公蒼水而侍御亞之軍前呼曰大張君小張君以別之江上失守山寨大起其時先後立營者曰馮家軍則篋谿也曰王家軍則篤庵也曰李家軍則研齋也其餘草竊圍聚不可指屈而蒼水亦軍於平岡與侍御大較之軍相望諸營呼之曰大張軍小張軍時天下已定海隅窮山非果有恢復之望特以故君尚在島中資糧扉屨聊相應接雖重為粉榆之累而一綫之喘不為無助庚寅大兵洗山入海蒼水泛海入衛研齋亦去馮王二公相繼死散侍御軍中不過五百餘人顧其待士素以恩誓相依不去大兵猝至侍御挾長矛出鬪夷傷畧相等但眾寡不敵遂死五百餘人皆死無降者其中突圍而去者三人翌日有負侍御尸葬之大較之南麓者則前突圍而去之三人也時大兵以圍練為前導故與山寨卒多有舊因得其尸而不詰也於是諸遺民有識此三人者事定相與求得其墓而立石以表之又百年予過弔

其下。因呼山中父老問以侍御之姓名而莫之知也。蓋天下之平久矣。乃為之哀。嗚呼。周之頑民皆商之義士也。而田橫之客至敢以鬼伯譽漢。易地以勸。其按一也。然則如侍御諸公者。其謂之狂生也亦固其宜。其辭曰。

信公越公不能扶窳。而况一旅。乃思妄動。肝膽塗地。逆天堪痛。五百人者。其死益奇。空山投骨。重泉相隨。國殤殺魄。至今累啼。死者可生。生者可愧。死殉其靈。生埋其蛇。我作謀文。唾壺欲碎。

屠董二君子合狀

嗚呼。古今殉國之士。至於唐睢陽之六忠烈矣。然觀張公所以語南八者。惟恐同事諸君之死之不決。而許公死於偃師。稍晚。遂起張公之疑。向非後死者力為表之。將竟不免於議論矣。惟段公倒用大司農印。如岐如劉如何。各不相引。而卒之各相報。以死偉哉。殘明吾鄉戊子之難。適宜華公為之魁。顧華公所紀對簿錄。頗若不滿於屠董二君子。而獨推楚石楊公之慷慨。予詳致之華陽之抗詞。不屈良不愧張公。而屠董之心亦未嘗有媿於許公。特其形迹之間。有須舉白者。遂不得比於段岐一輩。為可惜也。予既為華公夫婦合狀。又為楊公兄弟姊妹合狀。偶繙對簿錄。懼屠董大節之有晦也。乃更作二君子合狀。世有韓退之。或採予文以當于嵩之攷證。未可知。

也。

駕部屠公獻宸字天生鄞人兵部侍郎大山之曾孫推官董公德鈞字若思鄞人兵部侍郎光宏之孫二家竝以甲第雄於甬上稱世臣天生與若思皆負高才講氣節江南之亡也若思納衣巾於文廟慟哭時鄞之義師尚未動天生西向蕭山探行省消息聞潞王降而歸道出姚江則孫熊二公已舉兵天生杖策謁軍門二公奇之留參其軍事次日過宜華公第亦與若思擁錢忠介公起兵於鄞會師江上忠介執天生手慰勞之曰君可謂先平陰之役而鳴者也天生養義從為小營軍於瓜港之龍王堂前尋授車駕主事若思亦以招軍輸餉功在六狂生之亞授監紀推官不受己而江上事壞竝角巾歸野先是故尚書慈水馮公鄴仙兄弟門下多奇士至是多在大帥幕中天生欲因其力以有所圖客頗許之天生之居故侍郎第也北來諸將奪其半以為署有海道中營遊擊將軍陳天寵仲謀者北人也馮氏諸客瞰知其有異微說之二人乃親詣天生密室屏左右言曰吾二人故史閣部麾下也當江都失守閣部垂死遺言屬吾輩必無負明室吾二人敢忘之哉將有所待而為之以報閣部也吾觀公非凡人且一切來住踪跡吾亦稍覺之公若弗疑願効死矣天生聞之大喜天寵等即從衣領中出史閣部牒示之曰倘城下有警吾縛備兵使者以予公

矣。於是過宜頓乞師於翁洲。內外合約。以復浙東。用少宰祀史閣部於天生家。陳仲二將軍預其盟。會過宜以蕙水大俠。奔逸被逮入獄。若思與王評事石雁。悉力營救出之。已而翁洲許過宜以師期。遂欲合諸道之師大舉。而天生以二將軍之師為內應。若思曰。諸軍既入城。吾請任其餉。乃盡斥賣其家貲。以待軍。先期而夫已氏告變。諸道兵皆為大軍所截。不得進。祇翁洲師次城下。陳仲二將軍秣馬。猶思應之。海道孫某登陴。以望賊。曰。敵兵魁首望城上。而不發矢。望內應也。即調城守營兵分鎮諸門。居民敢有出衢巷。瞻眺者。即擊殺之。陳仲二將軍不敢發。翁洲知有備。次日。建去而城中亦莫敢有追之者。懼內變也。天生與若思走天台。初。五君子之聚謀也。過宜抗爽而疏。天生與若思皆戒之曰。同里中有外託氣節之名。內實陰賊。不可信者。宜防之。過宜不甚用其言。至是洩之。夫已氏者。果其人也。海道遣人大索。追及天生等。於天台。執之。過宜之入獄也。已獨承其事。謂天生等皆不與謀。及大詆角之。諸義士聚議。亦以過宜為戎首。必不得活。而天生等皆尚可免。况過宜既獨承。則天生等不妨養身有為。乃私為之行賂於直指。而密以書告天生等。令弗為過激之語。天生與若思諾之。獨楚石楊公不可。於是直指坐華楊以死。亦欲免屠董而為夫已氏所撻。不免。天生坐獄中。謂若思曰。過宜不用傳負竊之言。以至此也。若思最與過宜厚。至

是亦頗咎之。過宜雖巽詞以謝，而不能無拂於中。故述二君子對簿之語，稍稍以畏死銷之。於是高公字泰，遣人謂過宜曰：過宜極欲同志得全，卒成王事，今何其不廣乎？過宜謝之嗚呼！天生若愚，不過明經茂材耳，非有析圭裂土之寵於前代，必當濡首沒趾，以相報於焦原者也。可以不為而為之，則其判一死亦可知矣。其時之不欲遽死者，不過欲圖後效，以為當上以為故國，下即以慰死友，非貪生也。今但取過宜對簿錄中語，誠足見楚石之壯而不諒天生若愚之心，長逝者之屈，其有窮乎？予詳過宜前後之言，而暴白之，亦猶李翰之例也。天生等既不得免，卒與過宜同日死。臨刑，過宜欣然謂曰：吾與二兄當共成長虹矣。陳仲二將軍、周旋天生於難中，甚力。論者賢之。監國選軍翁洲，贈天生大理寺丞。若思兵部郎中。天生夫人朱氏，賢而文，其嫉恐其殉也，守之。夫人好言如平日，而潛賦絕命詞，伺媿之歸，自經以從。

王評事狀

戊子五君子之禍，同日死於鄆者四，而王評事石雁死於杭，其為夫已氏所中，尤甚焉。評事諱家勤，字自一，別字石雁，浙之甯波府鄆縣人也。雅持風格，博通四部，稜稜不可一世。其師友淵源，皆與過宜華公同。其子即華公壻也。黎學使博庵曰：華丈蒼遼，王文簡、淨、華靜穆而色宏肆，王博奧而格壯坦，華重錘鍊，王尚冲夷，至崇經酌史。

不眩於諸子。則樸學均也。華如泰山千仞。壁立欽崙。王如崑岡之玉。溫潤纈粟。至個  
幅無文。恂恂不能語。則潛養均也。馮尚書鄰仙之主中樞也。廷評事在幕中。奏疏策  
札盡出其手。赧王稱制。以選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擁錢刑部共起兵。預於六狂生之  
目。江上召為大理。居官甫期年而喪職。於是諸遺臣義士日夜謀所以復故國者。而  
職志所歸。呼吸傳動。則惟華王二家。時議分道集兵。華氏主中甄。而屠駕部以內應  
之。兵佐之。馮氏主西甄。而李侍御以東山之寨相援。楊氏兄弟主西南甄。則大關之  
師也。評事曰。吾願主東南甄。乃踰姜山。至管江。管江之豪施邦炳杜懋俊等。招姜山  
之死士。得三千人。資糧扉履。無不畢具。評事屠牛醢酒。刺血誓師。約以翁洲水師入  
閩。則由陸路自城下會之。諸道所集兵。未有若評事之盛者。已而夫己氏告變。直指  
遣謀者入管江。評事曰。耳目有異。搽謀者得其概。遂斬之。鳴鼓會衆。將由大嵩以入  
海。定海大將軍常得功。已遣水師扼其入海之路。而以輕兵掩管江。施杜請據險格  
關。別令死士獲評事。趨翁洲。中道被執。評事之自管江出也。有顧氏者隨之行。亦被  
執。其人蓋狂且也。夫己氏舊識其人。密以賂入。令顧氏子進之。評事勸其多引薦。紳  
人望以自免。評事斥之。顧氏子乃私填一紙。如高都御史父子。馮職方家棹李係部  
桐。范公子兆芝等。以與獄吏。而衣冠之禍大作。外人皆傳以為出自評事。華公聞而

驚曰石雁甯有此說之乃知顧氏子所為也夫己氏私謂人曰王自一沈靜淵默粹不能窺其際是非華子之疏衷者比也必不可活未幾直指移評事之囚於錢唐或以為有生望矣評事曰吾亦何望為覆巢之完卵哉華楊施杜不可負也及累訛瞠目不復一語遂以六月二十日死馬門人私謚忠潔嗚呼忠義之名之難居也以同心一德如五君子累蹶累赴履虎尾而不顧白首同歸乃屠董稍與華公隙未評事亦幾遭不白之誣彼其播弄皆出於反側小人之手百世而下猶令人欲食其肉然而忠義之人皇天后土鑒其心曲所謂留吾血三年而化為碧者海枯石爛不可磨滅予作五君子狀發明沈氏其庶足慰重泉之恨也夫評事者書滿家尤長於經諸經皆有說不肯苟同前人頗過於好奇今散佚殆盡惟周禮解予曾見之其靜遠閣集亦無存者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六

劉綸字繩庵江蘇武進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官至大學士文定有繩庵內外集

重修祠山神廟記

孝婦吳孀人傳

梁陽縣教諭鐵夫韋君墓誌銘

杭世駿字大宗號荃浦浙江仁和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官編修有通古堂集

黃氏書錄序

重刊戴九靈先生集序

何報之詩序

送袁子才之江南序

送龔愚安之長沙序

侍月巖記

書巢記

符南竹傳

國朝文匯

卷六

目錄

一

乙

集

八 七 六 六 五 四 四 二 二 一

隱君丁敬傳

八

孝子沈煌傳

九

盧鶴開傳

九

書趙氏老婢事

十一

沈房仲墓碣

十二

孝女吳淑士墓碣

十三

封文林郎許君墓誌銘

十四

贈儒林郎汪君墓誌銘

十五

張大受

字可之江蘇常熟人傑貢生有許圃遺稿非匠門也

戒得錄序

十六

刁約山傳

十六

齊召南

字次風號思園浙江天台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官禮部侍郎有齊論堂集

明臣諡法考序

十八

仙巖重修大忠祠碑

十九

沈廷芳

字晚叔號圓浙江仁和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官山東按察使有履拙齋集

顧鳳苞詩序

二十

教授王先生傳

二十

方望溪先生傳

二十一

祝

塗原名壽龍字詒孫號人齋浙江海鹽人乾隆丙辰舉人有升游居集日新書屋集

書宋李忠定公集後

二十三

彙訂楊園先生全書序

二十三

送雷中丞侍母歸養序

二十四

翟思睦

字及三號耕野安徽涇縣人康熙生官臨淮訓導著有耕野文集

可亭記

二十五

龍門山寒泉記

二十五

重修祠山神廟記

劉綸

府城西右廂繡衣坊。予劉氏所居舊第東上屬一垣而近。有祠山神廟。兩序列配侑食。左曰瑯琊王。右曰江東王。歲渝象設侈剝。欄垣欹泐。四徽故址浸為城守營。假占住。故方春香市。仕女蹀躞走三塗。芳葦中。求所謂獻亭者。以入。自予見。季髮燥。羣嬉時。則其所見已如此。洎乾隆辛未。殿前三元閣。復不戒于鬱。倏于是。沈師雲龍。蒸然蹶起。具牒府縣。率同社善信人。僦貲鳩役。一斤而新之。以戊寅秋即工。越甲申冬。斷手而後。棲神館。竇籛徒。暨候庫庖福之所。莫不閤墮完緻。謂予里人。寓書誣諉作記。按廟中舊偈。一為元教授詹天祥。記元統間重修。大畧既不詳。初建所由。一為明侍郎廖莊。記天順間太守王懋。構滂復應。錫山人郭宗廣。請蠲金葺廟。專指江東王石固氏之神。無一語及祠山。郡邑志又載。明其祠山廟。故太守懋事。而瑯琊王之廟。祇稱相傳。晉元帝渡江後。奔牛鎮。即有之。元末始徙于此。詮述尤渺。顯委考明洪武間。釐定欽天山十廟之祀。宋公訥實被救為記。其文惟綜舉祠山遺烈在人。歷代崇秩報功之本義。于世系故實。則首括西漢龍陽人姓張名勅為正。次采張湯子安世之別說。而折以顏魯公所記。當在新室建武中。為時代不符。至晉詹仁澤曾樵祠山家。

國朝文匯 卷六

國朝文匯 卷六 乙 集

世編張祖鎮大帝實錄宋程榮祠山事要諸書所多神奇幻跡則真弗深考。題于洵可云識體要而言推別者。竊意神體川北民溯長興荆溪通津廣德惠我桑梓。距今夏隋千祀。而精英胎靈。能使小夫婦豎無一人不心存目著。恐恐然福曰神喜。禍曰神怒。如闕其室而司其命。充天下神奇之類。宜無過是。政不待幻跡之相賊。即準此以祭二神配食之故。非人思遺烈亦宜不在是。更何事徵名數典。鯁鯁擬議之為。獨惜夫五十年已來。就子習見久弗不治之廟。出一沈師之力。已責券而歲其成。迴視敝廡接武廟煥者。及子昆季輩次第通籍。未有尺椽寸甃之加。且益就頽落。為人子若孫。顧不滋尸祝之愧乎哉。予以是多師之力。益以信神之靈。所為揚詡嘿相。其勿可數思也已。自餘鄉曲流傳。與諸書散見。有事非宋記所錄。而于樂師時薦神絃有合者。則譜為迎神送神之歌。以付主者。

殺星弧兮卷卷梓壇鼓兮齎齎

神初祖黃帝第五子青陽生輝觀於天星為弓政因賜姓又神鼓壇道跡鳥不敢棲鼓見齎錄

衆游還晉兮儻芭儻中春上幹兮冷風滿旃薄凌在滌兮云卜其檢飭夕張兮陳左  
齊神人化身姓食端易以犬姓見事要又里中神言二時神降兮告靈真里毗會賽齊月八日今神成道日每春陰多灾折祖宜川神

兮祝洪此

右迎神

夫人仙李兮，綉佩玖。孫奕侍兮，趙柳九侯前兮。五公後。神夫人姓李氏，侍人曰趙曰  
凡八廟之三兮，今則有。凡八是廟皆當具三嚮為馬肆兮，無支祈守曰：生據兮，惟汝  
走曰：輸絹兮，毋我負。宋咸淳間，生據時走，向不能盡。賤神留兮，將進酒，聖濟  
迴石兮，橫雲停牖。

右送神

孝婦吳孺人傳

孺人姓吳氏，世武進人。明翰林侍讀學士復庵公中行五世孫。如父德稱，母許氏。孺  
人生十七年，鮮兄弟，父母撫愛之如子。不忍遠遣婚，擇配邑東馬蹟山元行許翁次  
子宏度為贅婿。兩姓竝以世家，業中落。宏度習奏記，歲遊幕外。孺人婉婉閨內，則  
性至孝。嘗遇母疾革，剖肱肉和藥以進。母為少差，尋復不起。繼念翁年浸高，任佐饋  
山中。宏度修脯之入，不時至。孺人苦營葺，翁膳必精腆，而自與二幼子尚忠、遵恩  
同糲食。每哽噎交勸，雖正壬子秋，翁病瀕危，醫不肯予藥。孺人俯張無厭，獨煎香中  
庭哩，若有所禱，還拊二子背。夜深，兒且卧，孺淪翁炒米湯訖，來看兒。翌旦，二子寤，驚  
問孺，脣血何漉，澆出。曰：誤搶壁羅耳。即挈之走。省翁言天嚮曙，我神爽勝常。趣醫  
覆診，訖曰：脈頓起，乃今可勿藥。嘻，異已。尚忠突出，丐傳脣方，訊所用，以孺人告。約少

選過舍取劑叩之曰日者心賊而翁症忽變而孀得毋割股乎尚忠謝不知然祖記孀人在室事冲忝歸拉弟索母於弟則方裂幅布覆裏肱創血益流流出二子哭且叫孀人垂手堵其口曰勿使人知人知翁弗效猶汝外婆孀白喫一痛矣白喫一痛云者蓋孀人前已割左肱至是當右割而左手溢又齒齧肱肉引刀急割遂并及脣因語兒吾曩抹母截延一月息吾孝不至方慟不欲生有世母來慰諭說割股者頤轟切如星子碎病者嚙一星可一年活而以全鬻濡藥汁固無濟昨吾糝翁湯少不減十數星也時翁病瘳年政六十速乾隆己未得壽六十有八孀人尚追悔昔請呷湯不盡甌常恨恨焉孀人既貧困早喪庚申猝得宏度粵中計銜恤治裝促尚忠奔迎而首塗遺橐半為惡奴狗兒者乾沒孀人愈不給越辛未五月竟卒年五十論曰曲學之士猥以貞女夫亡不嫁孝子割股愈親皆獨行過情為聖經所不許庸詎知一介至性激發英暇披陳典則尺寸比擬而蹈之善夫子朱子有言在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于忠者也稔乎此可以觀孀人之孝或云復庵公昔以爭江陵張相奪情事被廷杖至股肉狼藉不為動孀人宜無忝其苗裔哉

溧陽縣教諭鐵夫韋君墓誌銘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上策天下貢士於廷。蕪湖韋子謙恒由南巡召試。賜舉人。官中書。至是傳制。

一甲三人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時予以讀卷官。再充教習。庶吉士。韋子既菴晉卒業。則越席抱狀請曰。我先君之歿。垂二十年。生平學術。官方流被人口。願乞一言納諸竈。而同館鄉先輩。具言韋子樸誠士。不敢以溢詞欺親。先生毋固辭。乃撫其行實之大者。誌而系之銘。誌曰。君諱前謨。字儀恆。鐵夫其號。先世當宋南渡時。有隱君諱許者。自江西卜居蕪湖。累傳至公。高祖贈文林郎。諱受薦。曾祖封朝議大夫。諱一叔。祖順治乙未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諱弦佩。考授文林郎。知河南新鄭縣事。諱聖功。所至具有聲蹟。君以名家子治經。曉師法。年十七補學官弟子員。五試不得解。乃以廩貢注泗州訓導。歷金壇訓導。連溧陽教諭。每移疾以歸。君平生課諸生。必首告之曰。庸學飾經義。亡實用。其弊視荒經為甚。爾諸生勿蹈此諸生有內行不謹者。所聞得實。當庭跪共斥之。其人嘿感悔。無後言。溧陽王生某者。其弟卒官武城令。比喪歸。遺孤梓塲於殤。丹徒陳生故與王某鄰。遂以園產謀殺介。介教授爾君。納其贖申治之。君峻卻不挽。而訓導某獨牒上。有司窮治不得實。然王氏以延累家竟破。後兩學官次第暴疾。荒忽呼王武城而覺。君顧家人曰。我幣不受。賊義自應爾。孰謂冥譴不爽。其信且速如是。先是泗州積被水。額賦以次報蠲。後水勢更落。有司籍上。



涸出新於二則。分年復業。並請增設潼安衛理其事。君奉調佐邑令勸霽。條具奸胥舞文狀甚悉。大指請除一地兩科。已報於復報涸。與報涸而實未涸者。大吏采以入告。詔報可。汰冗官。釐正課。歲減溢額租七千有奇。民以為便。夫府州縣學宮。儲材之數也。教授學正教諭訓導人師之范也。其秩輕。其守重。士大夫顧以早歲不獲躋通顯。往往需次。至氣衰日暮。不得已俛首狎就之。詬訾者且目為賄貧優者。而上官亦僅憐其投閒懸棧。不復以課最關之。即不自菲薄。無以揚其職。觀君在官所自效。其有不渙頽浹背。庶斯一雪斯言者哉。君至性過人。遵古太安人。暨新鄭公之喪。皆盡哀盡禮。以弟病乏嗣。立遺三子成龍為之後。殮莫悉。以身肩之。晚繪授經圖。一垂髫負劍捧書其側。編修君也。其志行醇茂。為學術官方之本。蓋如此。君生于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乾隆某年月日。得年六十有六。配甘安人。繼周安人。茲有壺窀。先君癸生子七。長天棟。次乾隆。丁卯舉人。天棟。次縣學生成龍。出為孝父後。皆甘安人。出。次即編修君謙。恆次縣學生震棠。次復泰。次鼎復。皆周安人。出。女三。孫八。孫女六。曾孫二。曾孫女一。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阡。銘曰。

匪道真端。匪教曷造。嗚呼君子。神所勞。其寤弗櫻。其貞用卓。嗚呼君子。天所旌。

黃氏書錄序

杭世駿

江寧黃俞邵氏蒐輯有明一代作者詳述其爵里門分類聚比於唐宋藝文志之例。予披覽粗竟竊歎俞邵用力之勤而悲其志之不得試也。往者傳尚書維麟編纂明書標王守仁以勳武列沈周唐寅於方技至鈔文淵總目以志藝文三長之士恒相顧而齒令迨王宏緒奉勅重編始依俞邵本為準的特去其幽僻不傳與無爵里姓氏卷帙可考者稍詮整有史法後之論此志者既不欲蹈襲其舊又不克詳考四代史志之源流又不能悉知篇目存佚之數更思恢張以所未備并取前世之書而附益之是何異秦延君注堯典劉孔昭賦六合也。今天蘭臺志漢何嘗不因向歆然秦火之後非此不彰于志竄等編隋書合五代以成志匪特補宋齊兩書之闕且以訂范蔚宗以下不著經籍之非史家自宋志藝文以後遼金元以來公私著撰皆渙散而無統不佞補輯金史嘗次藝文為一卷遼元二代見於王圻續通考焦竑金藉志者又雜亂少體例觀俞邵所排比自南宋以迄元末皆已燦然大備蓋其志直以中經新簿之責為己任為有明二百七十載王阮惜乎其不得與於館閣之職也辛酉春不佞修漸志經籍需此書甚亟當湖陸陸堂檢討嘗攜二冊來有經史而無子集暨居京師句角全孝廉復攜五冊見示皆從史館錄出祇有明人而缺南宋以後

國朝文匯

卷六

四

國學扶輪社印

諸公蓋為明史起見。固未知俞邵綱羅四代之苦心矣。第仁宗時張萱吳大山等重編內閣之目。他書多訛闕不可信。獨地理一類詳核不支。俞邵親見此書。乃獨不之採用。所挂漏者夥。陸為不可解。因取所聞見者稍足成之。一則以備史職之考信。一則以完此書之缺遺。且慰俞邵於九原也。

重刊戴九靈先生集序

食毛踐土。荷國家休養生息之恩。委贄之外。不知其他。此天之經也。儒官居實師之位。講道論德。靖恭自獻。倡率生徒。勉為忠益。又聖賢之家法也。當元末季。浦江戴叔能先生。得柳文肅黃文獻吳文貞三先生之傳。推求性命之旨。約六經以為文。清明剛大之氣。騰躍於行間字裏。俗所尚者不宗。俗所不道也。甫弱冠。起為月泉書院山長。以直學試肅政府。歷學正。儒學提舉。終身不離儒官。崎嶇吳越之間。間由海道泛黑水。至登萊。羈棲阨塞。卒不一挫其志。學益粹。詩文益高邁。明太祖定鼎金陵。召至。欲授以官。以老病固辭。許旨。或云。自裁於寓舍。或云。瘞死於囹圄。此公成仁取義之實事也。宋濂潛溪亦出柳黃吳三先生之門。與公投契最密。濂修元史。宜入忠義。與儒學兩傳中。而史無之。蓋元史先成。公卒在洪武十六年。無從追錄。非史之疏。而濂之恕也。喬孫殿江等。按舊遺文。將謀剞劂。先撰年譜。以公詩文證公閱歷。史

言明祖初定金華。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省中。明年用公為學正。與宋濂葉儀輩到諸生。諸人有辭者。而公留居郡庠。譜以為明祖初起。未嘗顯絕於元。公棲遲桑梓。晦迹觀時。非貪其祿也。張士誠降。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斯時士誠為大尉。而居侯服。薦公而公就之。承元命也。公之心迹行事。如青天白日。瞭然昭著於天下。有事異姓。以苟全性命於亂世哉。余生後公五百年。私淑諸人。復與拔公遺集。因論公出處之大節。以弁其端。學之深博。文之醇茂。有目者能辨之。不復述也。

何報之詩序

人之生也。有性有情有才。性與情。生人所同。而才則所獨也。乾坤有清氣。山水有清音。融結而為精靈。胚胎而為人物。表之性情。根之氣骨。散之心脾。造化實鍾美於是。而幸而得之。則才之說也。才有小大。用有廣狹。經緯天地。發行道德。理治繁劇。區畫衣食。皆是物也。至若端居寡事。取求而不予。慕勢勦而無所試。雕鏤肝腎。涵泳飛躍。率臆肆口。顛倒反覆。而用之。而詩之道。以興詩也者。用才之地。而非竭才之具也。無才者。往往好為之。且為之。至於窮悴老病以死。而不知厭。或責之。或慙。且笑之。而猶不自悔。曰。吾將以盡其才也。夫才至於銖銖積之。寸寸累之。則其為才也。亦僅矣。蝸蛻之穴。不可以充珠玕。瓦釜之響。不可以叶韶箴。器有良楛。質有堅脆。稟之於天。不

可強也不揣其本而求之於末流不轉轉迷繆而離其宗乎。余嘗執此論以友天下。如大抵得交於余者非才莫與也。今采南海南海詩人之數也。而何監州報之為之。魁報之之詩。即安以雅辭麗以則。雅曼倩之詼嘲。兼靈均之哀怨。其元本甚遠。而哇徑則甚夷。驟而讀之。庸夫孺子皆可以得其用意之所存。實而按之。雖使讀書破萬。演漾蛇蠍。專精覃思。而有不能道其涯畧者。則報之之得於天者厚也。而報之不知其才也。且曰。吾第率吾意之所欲言者而言之。意盡而言即止焉。已矣。余聞於決擇。而性又通俊。不服較人短長。有以詩來質者。特恃吾喉舌以為之衡。讀之而其聲清越以長。味之而其義優裕不迫。雅鄭之分。清濁之辨。老於此事者。反覆詰難。而卒無以易吾之一言。則非以其詩為斷。而斷之以其才也。羅孝廉履先。其才長於詩。而與報之交密。知報之之才者莫如余。知報之之詩者。又莫如履先。以余之論。合之履先之言。嗚呼。報之之所以為報之。昭然其可睹矣。

送袁子才之江南序

德堪乎世者。不以省劇難易。悉其力為之。弗敢擇也。詩是者。較量於大小。斟酌平清濁。迫之而後起。陳揆其間而不知止。其殆迂道而未始有聞邪。道有固有。任道無因。無任無卑。滯無煩。無瞋目。搯擊無意。為咨嗟。執推之。孰移之。變化流轉。日百出。而

未有止。有見於進。必無見於退。有見於帶。必無見於辱。純純常常。處乎不淫之度。吾未有遇也。欽岑之巖。有美木。或斤而為梁。櫨或削而為首。錄或弦而為琴。瑟青黃斷爛。焚如棄如。而木不怨者。物乎物。物乎所不物。有宰之者邪。袁子始求仕。休問被乎巖廊。已而黜為吏。邦之人以為大感。袁子飾車駢馬。仿佯乎中。遠挈其累。奮然而笑。子杭子曰。袁子其幾乎道者與。道以因為生。以任為化。蟻衣陵綺。有形也。尻輪神馬。無形也。以有形隨無形。圓如轉市南之丸。天且不得宰。而况人乎。袁子食芻豢。破綺靸車騎閑雅。過矯其鄙。縣亭父負弩。里魁前驅。環一市而開者。懾氣屏足。莫敢喘息。袁子方郵乎秋乎。而不知其適之與。俄而管筆磨折。擊拳鞠脛。勞日夕而不得休。則施施焉而寤。遂遂然而覺。而袁子不病。故曰。和其天倪而不遂於因應。是之謂入乎機。出乎機。

送龔愚安之長沙序

古者刑名之與儒術出於一。自七略分而九流判。儒與法遂出於二。今之為法家言者。知有李悝商鞅韓非。幾不知有周公孔子。豈仁義道德之訓。果不敵武健嚴酷之治與。抑為民上者。果於俗吏自為。無有開導於其側者與。吾嘗論坡翁文士。言不必盡。可為法。讀書不讀律。是致君堯舜無術也。讀律而不讀書。謂遂能致君堯舜。吾不

信也。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一則曰明罰救法，一則曰議獄緩死。此千古法家之祖也。春秋筆削，經聖人後定，而董仲舒集公羊以為斷獄，雋不疑援衡輒之義，輒收縛假戾太子。此豈律文所載乎？而有識者斷然行之不疑，無他，深於儒術故也。吾有文章意氣之友，曰龔君愚安，有經世大志，恢廓自信，而性喜讀書。吾與之翬錯時事，動中窳會。吾與之稱說古義，援據別白。吾與之締繪章句，海涌嶽立，濟瀾生而峯岬露也。然而為儒，不能以自見出而參人幕，必其為儒吏也。而後從之遊。廣昌魏先生定國，海內所謂端人正士也。以禮來聘，三揖而退，賓主交重。馬今黃門蜀中嚴君，以鴻臚卿秉臬湖南，聞愚安賢，益日具書幣，請愚安與俱。楚以南，其風剽銳而急疾，問愚安何以為治，此非有異術也。敦以厚其俗，靜以鎮其心，刑期無刑，以俟其自化。生堯舜之世，治堯舜之民，如是而已矣。若夫矯尾厲角，矜箱束禁，制以為能，此法家之所尚，而吾儒勿道也。愚安往矣，書經義以相勗，可以驗所學焉。

待月巖記

蒼土為山，嶼如也。高如也。其造境也易，害者密者，容者隆者，佝且邪者，塔此。秦刺，燕莽桔槔，摩窳巧老，嚶冥鬱峽，或拱而謙，或踞而傲，或俯而窺，臨或偃蹇而突怒，傲如豁如，千態萬狀，維巖嶸嶸，斯險乃備。書堂之南，竦石架壑，步虛梯危，朋比醜樹，作鱗

之而若墮復起象植而歛有巖峯然。蹠壁為兩。靈泉貫腹。朱草承掌。左騎風極。右握雲帳。尻趾崔錯。脅背接據。偃仄蹙歎。迫不得啟。朝曦大明。納月不明。雜然羣疑。莫可詰想。詩不云乎。度其夕陽。維陽有然。莫疑于陰。憑巖而望。映蒙龍胃。瑩確經疏。坪度危灼。始循南榮。次于北岸。樹苞紛溶。石氣幽樾。闕無一聲。圓魄東滿。其升於巖也。崕呀滢洞。春逢寒送。霓舒電接。補闕承空。浸水有跡。窺天無竅。晃朗煜燿。幽隱畢竒。迨其降也。曲磴高下。虜木支維。陽開陰閉。了無僭僞。顧免躑躅。涉歷峻嶽。一氣冷沁。凝於秋池。居士曰。侍之時義大矣哉。月無私照。維巖之善承。需為事賊。躁以敗功。間然而章。積久乃通。觀於斯巖。猶信。

書巢記

翟子榜其齋曰書巢。規為圓。環堵之室。而卷且盈萬。屬余為記。巢之名不在於釋宮。比於燕之壘。鷓鴣之房。鷓鴣之一枝。義無所取。取其棲焉爾。仰而瞻巢也。俯而窺書也。空洞無一物。外戶而不閉。義何所取。取其貪人之所不爭。竊盜之所不顧焉爾。巢則曷以名書。示所重也。沈遼雲巢。林憲雪巢。徐陰海棠巢。然且不免于逐耳目之好。書則居之安樂。而玩浸淫焉。而益人神智。故重之。重其書。所以重其巢也。書則曷以名巢。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春書也。勞之則聚。逸之則散。朝斯夕斯。寢斯饋斯。若終



老之菟裘。若栖心之精舍。既以巢書。亦以巢翟子也。故曰書巢也。翟子無他嗜。亦無他營。健隨乎排繯而編戒之。莊莊乎正襟危坐而雒誦之。忘憂忘食。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老之將至。或曰。嗜甚矣乎。翟子之愚也。翟子耕于東郭之野。獲之。搯搯積之。粟粟發其窖藏。可以殺婦子。可以徵賁傲賤。操奇贏以自餽。翟氏世家郭外桑柘繞屋。蠶績盈筐。抱布而貿。響緯翼而紡。弄機杼而織。可以衣被一屋。可以大庇寒士。不。是之務。書積而室不寬。書益而財日損。雖至愚者不為。而謂翟子甘心而不悔乎。或曰。翟子處若忘。行若遺。貌誠類愚。徐而察其作。壹似夫小癡而大黠者。何也。翟子所與偕。所與遊。所與歲時伏臘。賞饋而蜡飲者。皆鄉之人也。使翟子棧齎以架壑。瀑澗以規險。畜文魚。時美竹。飾儀尊。列雁壺。弦瑤琴。絙寶瑟。設百步之幃。懸九華之鏡。于時鼓鼓于時考考。皆鄉之人耳目所未嘗經也。視聽眩轉。心志迴易。不召而赴者。且日三四至焉。叫者數者。諄者踞者。號呶而索飲者。跳跟下上。撥雜乎斯巢之中。翟子力不能禁。且將加禮焉。而翟子憊矣。書則世之人之所不欲觀者也。鄉之人以為獲石田而無所用之也。亦既觀止。若鐘鼓之享爰居。不驚駭而卻走者希矣。翟子從容晏處。無應對之煩。無絲毫之費。坐享南面百城之樂。揖聖賢于千載之上。樂流俗於千里之外。翟子之書巢成。而翟子之計得矣。余嘗造焉。不知翟子所讀何書也。示余

詩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與之言。與鄉之人所言頗不類。且與城之儒衣而蠶步者所言亦不類。則書之所益大也。乃知翟子愚於貌而不愚於心。愚於生計而工於立言也。兩或人不知。或則以為愚矣。或則以為狡矣。是鄉人之愚且狡者之言也。而翟子獨周乎遠矣。

符南竹傳

君姓符氏。名之恒。字聖幾。別字南竹。世為錢唐人。少有高志。自為學官弟子。即有聲籛於庠。太公舉子。晚壹意屬之于學。尊師敬友。庀治酒食。累日夕無倦色。聖幾流覽百氏之書。書恒手寫。丹黃間雜。筆迹淵妙。觀異冊。至減衣節口。斯必得而後已。博雜無益之術。漠無所嗜。獨喜為詩。師吾友。厲先生樊榭。樊榭稱詩介。江淮以南。無敢抗手者。匪以其才。蓋其淵旨粹思。骨堅而神逸。希風者并氣力學之。終莫得其似。聖幾雖屬所至。時時閱其奧。交清勁適。破除俗言。有直諒多聞之友。曰王曾祥。曾曰。汪沈師孝。曰張燾。曠亮居。或同巷。或相距七八舍。與子家半里而近。不三數日。輒相見。必援證古昔。鉤抉疑誼。創為詩歌古文。以傾寫其所得。意氣凌暴一切。已而子與師李被讒。走京師。曠亮薄遊江淮間。王瞿瓠落無所容。為文諛墓中人。得金取旁妻。跌蕩自喜。良友希闊。聖幾不自聊賴。體素清羸。疾疢間作。詩益刻峭峻厲。浸淫于中州。

河汾暨江湖諸老間。銳不肯休。而體中時劇時已。尚欲塞兩老人望。力疾赴省闈試。遂用是不起。杭子曰。沮洳潛穢之區。牧羊豕者。賈三倍。山水刻厲。沙石清激。則魚鳥或不蕃。此大造之恒理也。使聖幾狃快時習。為順時取寵之學。庸知不撮榮名。臻上壽。何乃專意抑志。希與前古修士。爭一日之得失。此其事誠危苦。而實不然。屠酤酒肉。可以療寒餓。而不可為傳寶。富貴壽考。庸人取精用物之器。詎足以示久遠。耀後來。論者以銷鑠精膽。為聖幾傷生之殷鑒。吾不知飽食終日。而不一用其心者。瞞瞞冥冥。欲盡是冥昧之歲月。奚為乎。夫持論貴要其當而已。人至瞞瞞冥冥。吾即不許其終天年。則其議誠豁刻而不可訓人。有焦思竭慮。斯至乎古之立言者。適不幸而死。死而用為警厲。是可以為訓乎。余留京師。一三子學殖消長之故。恒往來于予心。聖幾賦所作示余。吒咏終日。愛而不肯釋。與人言。每倚以自壯。今其死矣。可傳之業。聖幾自為之。所以傳之之道。非吾黨之責矣。責也。其孤國孳。刊其詩。既成。請為傳。遂次序以貽焉。

隱君丁敬傳

隱君名敬。字敬身。號鈍丁。自稱龍泓山人。家在候潮門外。鄰保皆野人也。釀麴蘗。自給。身廁傭販。未嘗自異。顧好金石之文。窮巖絕壁。披荆榛。剝苔蘚。手自摹搨。證以志。

傳善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而於篆尤篤。嗜嘯堂集古。吾邱學古。兼入其室。非性命之契。不能得其一字也。秦漢銅器。宋元名跡。入手即辨。性耽羣籍。家貧不能出重貨。購置門攤市集。眼光所注。無留良馬。小樓三楹。屆足滿室。叢殘不復整理。皆異冊也。上以棲諸子。恣其炫誦。下以酬接賓客。客至輒止不聽去。果餌雜進。腥熟並陳。老母恒質貸以佐之。孺子寒餓不計也。詩學其所專長。布衣金農相距一雞飛之舍。與之齊名。美辭秀異。敬或不及。鋪陳終始。豪放不可羈縻。屢不能逮也。寒人張沅。字畏廬。號傲邱。老棲荒江之上。兀傲自負。敬與酬和。曼險韻至無算。而氣不竭。故談藝者以城南為詩國。閒房冷刹。青林丹嶂之區。足跡無不到。題咏無不及也。鄰人不戒。災及其廬。所收蓄頃刻皆盡。而樓亦燼焉。不自聊與人羣處。輒隙未意所不可。輒慢罵。累日夕不肯休。余與梁翰編。故心每嘲弄之。以深契。故得不怒。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指。而惡聲殷牆屋。驚而逸去。江苑卿春慕其詩。將之武林。以幣幣謝。勿與通。春亦畏其鋒。瑟縮不敢進。晚買宅於張紗街。將遷矣。而以母樞先任。親串有以不吉告者。勿為動。曰。吾母不及見也。未幾竟死。此宅有三子。健與傳皆諸生。健為余女婿。傳從上元謝野臣學。歷算少子曰隄。亦能詩。而八分得父家法。

孝子沈煌傳

煌字升中。杭州餘杭人。年二十為邑諸生。父天暉亦列饗序。避譽於外。十年不歸。煌日夜飲泣。欲脫身尋訪者屢矣。始壯即跣足徒步。獨行七千餘里。書零丁數萬。黏通衢廣衍。及叢祠委巷。殆徧。莫有所識。引得踪跡之。卒感神夢。值父於瀋陽。抱持痛哭。哀動行路。既歸。煌就館會城。父故好游歷。不忍聽其獨居。賃屋錢唐湖上。以娛其志。晨夕扶持。備極色養。父歿。哀毀骨立。目瞿心瞿。自殯及葬。無纖悉遺憾。歲己未秋。從會城歸餘杭。沿山行十八里。野曠無人。猝遇彊僧。將肆劫馬。煌素庭齋。手不能持寸鐵。作力格鬪。鬪僧於道。抵舍纔一夕。以力憊竟不起。年僅四十有三。妻早喪。一子先夭。余聞禹航沙村。有沈孝子墓。不詳其名。邑水橫溢。母被溺。孝子號慟。入水抱母屍。以出。如越曹娥故事。詳載邑乘。煌善吟咏。工行楷。尤長近世書義。思力綿逸。侃侃自立。尋父一事。可與沙村比烈。而妻子凋喪。不得上其事於有司。竟罹凶暴。天其天年。名姓不得章於人世。有心世道者。無能默而息也。

盧鶴聞傳

自余有知識。即習聞里中有隱君子。曰盧君鶴聞。寓於門內之行。施德於里黨。爛戚間。至不可一二數。心每嚮往之。洎削迹歸耕。始見鶴聞於儕人中。益信曩之所習聞。

者之非妄而卒卒不暇不得與之朝夕遊處。客歲鶴聞以老壽終。孤子同等撰次行狀。介執友胡君樸存。請余傳寫其生平。余既慶鶴聞之有令子。能託之文字。以永鶴聞於久遠。而又喜鶴聞之行事實而可徵。隱然有以增重於予文。而不違乎春秋不虛美之義。乃為傳曰。君名金聲。字浩亭。一字鶴聞。姓盧氏。系出范陽。宋時有充之公者。為審刑院判。由台州連東陽十九傳至心泉公。自東陽雅溪遷居杭之東里。即君曾祖也。生德甫公。甫遊庠而卒。君王父斗華公。以君父悅庵公在嗣。馬悅庵公為錢塘諸生。錄二十人中。國朝初定天下。推殷戶為糧長。宗人漫以公名上。遂棄儒服。已重違公意。而逆僕復謀為奪嗣。計以憾公。公僕僕訟庭不勝憤懣。以卒。年僅四十。有姪屬諸子曰。吾為儒不得竟業。齋志入地。汝輩毋忘此志矣。君兄弟四人。獨君最幼小。母氏金太孺人。撫諸孤嚴謹。君既就外傳。偶晏歸。太孺人詰責不少貸。繼以夏楚踰時。怒猶未已。君婉委承愛。起敬起孝。語伯兄以送葬。故兄曰。曷不置辯曰。吾不遣僕人以白吾母。有違出告之義。累吾母門閭之望。罪莫大矣。何辯焉。已而伯兄佐人幕江淮間。仲叔以懋遷。不恒厥居。君甫成童。即持門戶。養寡親。能得其歡心。家業中落。不能具肥腩。晨餐夕膳。必謀一味之甘以進。戚友有酒食之召。時羞珍果。太孺人未食。輒逡巡不敢嘗。親串中或感其意。必先以奉太孺人。而後敢召。君蓋在象勺。

之年。純孝之聲。已孚里黨矣。年十八。慨然請於兄曰。為儒不能救世。且不能救貧。屈首舉子業中。無益也。吾讀活人書。可以伸利濟之志。而裕衣食之謀。庶於先人之業不墜。而堂上之養無憂。吾意決矣。伯兄許之。君於岐伯俞跗之言。若有夙契。費思默慮。洞垣一方。立起人無算。自此遂以醫名。伯兄自華亭移疾歸。既亟。握君手。以母老子幼為言。君跪哭承之。經畫其後事。無遺憾。遺孤甫三歲。其次生七月耳。邱嫂歸。歸君以太孺人愛孫之故。朝必携之歸。含飴摩弄。以博北堂之歡。暮仍送之母氏。以就撫里巷。或相目笑。而君不顧也。君初娶於沈。尋歿。繼娶程。能事太孺人。君亦財用稍稍優裕。凡所以娛適太孺人志意者。無所不至。商邱宋太宰有疾。公子編修至時方視學浙中。知君名。以幣聘君任。君以母老辭。編修要君益力。承太孺人命。不復已。預儲數月承歡之具。復為伯嫂謀百用之需。涕泣登舟。念太孺人不置。道過關山。所見關壯繆。願無慮百十數。君必入。祝母壽筵。占母安否。暮宿一廟中。負牀而寢。夢神撫而促之曰。起起。時戶已扃。夢覺中。忽躍身戶外。壞牆應時而崩。寢榻已為齏粉。既至商邱。太宰病即應手愈。謀將為君入貲。以為進身地。君念太孺人切。頓首力辭。太宰知不可奪。以千金納囊中。為君壯行李。君歸。志以奉太孺人。凡太孺人所親愛。下逮臧獲。侮辱。以暨九族之侍。以舉火者。推解立盡。時兄遺孤已成立。為加冠娶婦。一乳

舉丈夫子二。仲叔兩兄。君悉迎養同居。會食太孺人前。太孺人未安。養長幼悉環侍左右。視聽形聲。事必稟命。相以內詬。辭不形於箕帚。笑語不聞於廳屏。門風肅穆。和氣周浹。數吾鄉孝友。淳深淵懿。敦懋之家範。蓋未有過於盧氏者也。太孺人年八十有八。感末疾。君夫婦親侍湯藥。骨不貼席者數十晝夜。速不諱。君已適六十矣。失母如嬰化。搶首泥面。痛絕復蘇。飭粥數勺。形神骨立。凡太孺人憚榻器用。陳列如生前。戒家人勿得妄動。每一入戶。即哭不絕聲。明年。奉母匶與悅庵公合葬於仁壽山之祖塋。以伯兄附。仲兄繼歿。又明年。葬之於西泠橋。叔兄無嗣。逮其卒。以三子憲高為之後。伯嫂苦節逾四十年。君為之請瘞於朝。君之所謂篤於門內之行者如此。兩娶外家。皆貧落無後。君毅然為之喪主。至戚魏氏張氏。有若教之饒。十餘棺均厝淺土。君力任而併葬之。親串中有貧而鬻子者。君偵得之。為償償攜之歸。以急告。傾囊索與之。無德色。或面焚其券。雖其家後輩。終不一語及也。君素康強。無疾病。以傷愛婿故。鬱鬱不樂者彌月。既得寒熱疾。命諸子啟手足。含笑曰。可以見先人於地下矣。戚友不期而至者數十輩。哭聲殷牆壁。閭里之人。有為流涕者。春秋七十有八。時乾隆十有五年九月九日也。子三人。曰同。曰子奕。曰憲高。孫一人。曰潮生。

舊史氏曰。傳奇節易。而庸行為難。余觀前史孝友諸傳。史臣不能無文飾。或微之慈。



烏孝節。靈芝白兔。以章其瑞。鶴閒。龍雉。篤實君子。以上諸瑞證之。無一有也。而元氣保合。誕靈孕秀。篤生賢允。嗣守前志。食舊德。竟先文學未竟之業。以大其家。然則盧氏之瑞。果不若慈烏孝節靈芝白兔耶。余傳鶴閒。持以其行合乎蔡董。而不著其美報。俟夫有史職者。據而錄焉。

書趙氏老婢事

吾姻親趙氏。有老婢年七十餘。雍正甲寅之五月。以老疾死。吾妹以書來。請曰。婢終其身。不肖嫁為人婦。志甚烈。事甚奇。無人告於有司。以求旌其志行。且於例當不得旌。兄以鴻筆提獎幽隱。畧念其不久將泯滅。假之片詞。庶藉以有聞乎。予曰。惡。是烏得以泯滅也。寡婦之寡。貞女之木。其精氣光怪。尚將寄託之冥漠頑蠢之物。以發揮其志意。矧其撐拄於人世者。六七十年之久。而與草木卒同腐朽。為於理無是也。雖然。吾知而不為之計。則於吾為不仁。而吾友為溢大。按婢失其姓。少嘗於趙氏。始有名。繼而趙氏隱其節。且祖若父所畜也。緩不忍呼。則呼之曰老阿姐云。方其十五六時。有以珞琤子之學于趙氏者。趙氏則戲為婢算。其人曰。噫。是何祿命也。是殆將七易其夫而後已者。衆皆笑而譁。而婢頸赤面發熱。氣結不得語。已則仰天而呼曰。嗟乎。吾嫁則有夫。吾有夫則有死。吾今且不嫁。為之夫者誰耶。自是蓬首垢面。敝衣以

自韜晦。媒氏至。詈罵詬誶不可近。主人申誨之。則捨首乞哀。願終後事。無他適。已而察其志堅。過相與聽之。趙氏有婚嫁之事。婢匿避空室。不肯與。過新房。冑足行于不肯前。客目外至。蒙面。睫目不肯視。辨色而興。治饘餼。供灑掃。夜則燭滅。然後敢息。其勤又若此。既病。主人量藥劑。主婦奉湯餌。視惟謹。縣愷將絕氣。老稚皆行哭失聲。棺積衾致悉從厚。謀將葬於祖兆之域外。立碣以表。比於王大令為保母。李意如孀志。例。杭子曰。若婢者。所謂潔其身者耶。在易睽之彖云。男女睽而其志過。婢不為六二之遇主。而為九四之睽孤。不婚不媾。比於天且剛。有過之焉。以于巷有鑽穴踰牆之羞。而不求厥孚。交如之吉。有張弧。無脫弧。婢可謂嚴於律身矣。昔吾邑李貞女。既納采而夫死。女泣哭成婦禮。歸而守志。以節終。蕭山毛檢討奇齡為紀其事。又有貞女莫勝儒。父老。兄客於外。女誓不嫁。養父以孝終。官為緋楔表其閭。婢則非節非孝。無所為而為之。若古澧止水之不可汨而濁。若勁柯堅節之不可撓而折。若曾冰積鐵之不可斲而玩。食苦如澹。忍嗜慾。滅天性。證之於禮經。則不合。求之於史傳。則無可比類。乃其志則名門大務。閨壻賢媛之所勉。殫以力持之者。而竟得之於賊。獲侮甬之賤。嗚呼。其尤難能而可貴也已。

沈房仲墓碣

昔眉山蘇氏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史冊書之。以為美談。吾鄉沈氏。其殆庶幾乎。東隅先生。為海昌查少詹聲山愛婿。其作合也。以詩。有子三人。次公房仲。則沈氏之東坡也。浙西自朱檢討竹垞殂謝。海內之稱詩者。以海昌二查為巨擘。房仲少從初白翁遊。繼又采獲於查浦侍讀。初白稱其含英咀華。宮商協奏。不難步武香山。凌鏢蘇陸。而侍讀亦無異同之論。其族叔歸愚。亦謂視天地間無結構不可解之事。亦無哽咽不可道之辭。士林以為篤論。房仲流覽既富。游歷漸廣。南踰嶺嶠。北抵梁齊。過都歷邈。以沈雄磊落不可控抑之雋語。一洩其胸中之奇。凡從學於查門者。未有能過之者也。初白翁有女孫。愛其才。遂請為繼室。盧吉士六以序東隅先生之詩。引謝詩厚以女妻黃魯直事。以目少詹。查浦又述其語。以目初白。余謂授受淵源。即繼以婚姻之好。遠自聖門。而嫩煌繼美。韓之李漢。朱之黃幹。均斯義。然則海昌為沈氏兩世之壻鄉。謂吾舅者。吾謂之甥。爾雅釋親有四。而房仲居其二。以母黨則彌甥。以妻黨則館甥也。房仲在兄孟公弟菽林之間。無腰鼓之誚。菽林觀察登萊。提刑齊豫。宦轍所至。遊履必偕。家庭燕語。朋友遊處。獻酬羣言。抒寫獨得。皆以詩為職業。若起居服用之不可須臾以離。又若飲食男女之不可一日以廢。瀋心瘁力。歲月耗磨。欲詩之不已。且富。其可得乎。歸老窮鄉。有孟東野之窮。無張子野之壽。其可哀也。亦所以成其

為詩人。秋林葬君於某山之原。謂余曰。吾兄辱與子厚。志墓之文。非子莫當。余曰。諾。房仲名心。仁和諸生。家嘉善。有孤石山房集。系以詩曰。

君貌不揚。詩最工。清氣益益。蟠心胸。墓門樹檜。號寒風。中瘞瘦骨如青銅。瘦骨或朽。詩不朽。斯語請質初白翁。

### 孝女吳淑士墓碣

孝女吳瑩。字淑君。私諡淑士。海寧人也。父應。風患滯下。伯兄琦文。重爾走二百里之石門。覓醫。醫游武康。即迹之武康。血流被履。不知也。醫告併。不宥行。處方與之。益增劇。琦文哀憤甚。引刀剗股。而刀弗殊。一臂幾折。執喪廬墓三年。母汪以晝哭。故將失明。朝夕舐之。數月而光復。旋患高中死法。琦文博求方術。以時消息其病之所起。主其湯液醪醴者。女弟瑩也。視無形。聽無聲。絲冬及夏。不夙則莫。膈未嘗貼席。口未嘗甘味也。歷六七年而母瘳。而孝女憊矣。形瘠神離。不可為矣。年二十有九。時康熙歲在甲戌六月八日也。琦文獲旌入忠孝節義祠。而孝女不得請。何也。琦文之孝顯。孝女之孝隱。顯者可以辭述。可以筆述。官司可據以入。告。隱則深。知者能信。不知者不信也。又非可人人強而與之語。又非可人人強而使之證也。兩楹之蹟。閱九年。歲在壬午某月日。兄子有曠。始克葬於硤石祖塋西偏。遂匯之原。唱曰。孝女吳淑士之

墓女徹環瑱。願養父母。如北宮之女。嬰兒子之所為。母哀其志。贊同邑朱氏子為塋。女故朱氏婦也。宜稱婦。說春秋者曰。婦者從乎姑之辭也。孝女不及事姑。無作偕者代之文。無三月廟見之事。孝之名。縣而無薦。不屬於母而誰屬也。孝於母。在吳則為孝女。殺梁子。所謂以我禮之也。以我禮之。則猶然女而不婦也。女而不婦。則婦之不可也。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棺。不附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壻無御輪之迎。父無反馬之致。魂魄得依所親。聖人之所不禁。通儒之所不議。孝女之孝。雖九原不隔也。然則可祭於祠乎。古無其禮也。古無其禮。而吳氏行之。所謂禮以義起也。考有宮而孝女無子。莫有牖而孝女無女。無子無女。而有若教之饒。是吳氏之恕其祠也。所以酬其孝也。諡曰淑士。義何居也。詩曰。釐爾女士。女有士行。則與凡為女者有間。孝女讀書明大義。從伯兄學。潛心經術。非聖之書不觀。吾志其墓。據經以立言。孝女之士行。見孝女之純孝。亦見系之詩曰。

惟孝有五。不及婦人。男統乎女。聖經不云。女嫁曰歸。義在食貧。有舅有姑。至死服勤。偶或歸寧。不能終身。抑搔疴癢。勢不得伸。北宮嬰兒冠古。鮮倫。至老不嫁。志在養親。脩川女瑩。降靈自天。依母為命。若將終焉。母為擇對。不送之門。壻馬出。女不住。嬖母疾危。屢食不下。咽蛾眉。宛宛含愁。而量水稱藥。斟酌等分。時其起居。時其夕晨。

時其消息。忘寢與食。洗手作羹。味適八珍。母飲而甘。母食而芬。回斡造化。收召魄魂。以女精氣。益母元辰。綿八寒暑。沈疴頓捐。醫工咋舌。技窮而歎。歎女純孝。驚猶天祐。母則瘞矣。女則瘵矣。神離形瘵。大命莫延。偏親號咷。伯兄涕洟。兩楹布奠。有文一篇。誦女力學。非聖不觀。生孝猶易。死孝實難。使堂斂作。蓑衣不陳。漆鐙無光。總帷久懸。最塗不做。凡閱九年。兄子猶子。葬之新阡。蓮漚之兆。松柏萬千。諡曰淑士。告於几筵。囑曰。孝女。表於隧延。教我一老。據經立言。春秋書法。禮堂舊文。虛公酌議。誅辭璘璣。煒我彤管。以俟愍綸。

封文林郎許君墓志銘

吾讀九靈山人所撰殷德格墓志。何其與吾友樂亭許君相似也。山人序德格所折獄者八九事。出其被寃者。多至二十人。釋其株連者。多至八十人。晚年憂先人墓廬圯廢。謝事歸。治田築室於先墓之側。屬其子從大儒先生學。以紹隆其先業。德格起家縣吏。終縉雲縣幕。而其治效。乃與漢于公張釋之等。豈在居顯位都尊官哉。樂亭與吾偕遊。齒序有聲名。未三十。即棄諸生服。出參人幕。余嘗哂其急於謀食。不知掇科第。取青紫。無顯揚之志。既而其子歲舉于鄉。又三十載。而其孫學范。復舉京兆試。余固謂讀書不食報。不於身必於子孫。則又疑其如于公之有陰德。而莫得其端倪。

既而憬然悟，弁然興曰：其在斷獄乎？獄有大小，歐陽子云：求其生而不得，則生者與死者均無憾也。君持此意以終身，獄之有冤濫者寡矣。至其小事外之株繫貧民失業，或以畏死，或以飢寒疾疫而瘐死，此治獄者不失之疏緩，即失之迂謹也。君行年七十有六，經歷燕齊秦閩之區者踰四十年，此四十年中所全活者，或二十人，或不止二十人，所省釋者，或八十人，或不止八十人，積功累行而不自知，即其子孫亦不知旁觀之人，孰有戴筆而爆其事者。此于公所謂陰德也。許氏自再從以下，四十餘棺未葬，君深以為疚，買地於橫山之陽，自平涼命孫學范歸營春秋寔窆之事。依古葬奠之禮，無間親疏遠近，悉斬板而封之。及學范成進士，從弟堅曰：此吾兄澤及枯骨之報也。嗚呼！君於斷獄，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不知凡幾，而謂自炫以求報哉。責報於天，尚可謂之陰德哉。君名堯堂，字曰某，曾祖維新，有鶴峰集十五卷。祖機，邑諸生。有洋影集十卷。父嬰，以孫貴，貶贈如其官。三世皆隱而不耀。至君子孫始以科第顯。弟整早卒。遺孤二，曰鈞曰銘，教之成立，長而並仕，皆有几案之才。並宅竣契，以安闔族之幽宮。鈞銘所行視也。君晚景恬愉，就養于舍，優游觀化，歲在庚寅六月七日考終。鹽茶官署取海甯張氏先君十八年卒，贈宜人。子二：鈺，平涼府鹽茶同知。鑑，國子監生。女一：適錢邑庠生趙錦孫。三：學韓鵠，學范，乾隆壬辰進士，學文尚幼。曾孫二：乃

順乃大。曾孫女三人。錢自平涼反抗。將以某年月日。穿張宜人之窀而合葬焉。求如九靈山人銘其墓。而不得其人也。以屬余。是中銘法宜為銘。銘曰。

刑鼎菌蠶宜饗。棺中涵厚澤。種子孫。晉州虎冠畫殺人。拔援獨子留侍親。以季代僮。全厥元。法官向以故殺論。望天無路終戴盆。有父控訴駢駢奔。三利三宥宏。天愍為理出之。以不寃。毳衣如羗車。嗥嗥與誦。戴路喧平反。殺梁據善譏。伯尊我。詰過庭。知其原。例其用意。他可操。胡取一一形。諸言不信。視我銘辭傳。

贈儒林郎汪君墓志銘

汪君扶搖既沒之九年。其孤船英將卜葬於長興之鳳皇山。先期來乞銘。按狀汪氏先出自魯成公少子。六十一傳至大四公。始遷江南。遂為歙之休寧縣人。祖考建烈。諱封奉直大夫。考勇錫。敕封文林郎。君名純。扶搖其字也。少而岐嶷秀異。寒鈔暑讀。書若宿讀。筆飛墨騰。文若宿構。以是絕為大父所憐愛。在羣從中。獨有銅盤異饌之奉。年十八。為諸生祭酒。兼該羣業。於春秋經尤邃。謂金華宋氏之論。自元以上。言春秋者凡五變。今則變益多。而其流愈下。青田之明經。環谷之要訣。祇以伊不學科舉之用。降是而匡解明微。諸篇則又變諸生為學究。爰是銳意傳誦。左右采獲。扶幽探微。雖儒宿莫敢抗手。聞後進皮傅目眩。杜鄭王馬之書。舉場發策。緬緬紛紛。業



目張口。乃條食貨刑法邊防州郡數大政。州署部居補山堂之考索。續源流之至論。以饋貧賑儉。其窮究元本若此。遺大父喪。容色貶瘁。嘔血數升。丁所生憂。齋居墓廬。三年不入內。春秋諱日。素服上食。擗號孺悲。終身以為常。上有四兄。皆能文事。昕夕過從。清談干雲。摠衣躡履。親執食器。友誼謙篤。感動隸人。初娶於徐。未廟見。以渴疾卒。過時而腹悲。繼娶於陳。雅相禮重。不畜華妍。其內行醇謹。蓋天性也。晚築畫漢草堂於雉城。遺編鑿翰。旁魄罔羅。中恰之歡。偏於大江南北。扁舟造門。莫適賓主。揮琴刻燭。造韻立成。君外和而內毅。品品自立。期為有用之學。屢試不得志。雍正丁未。以疾卒於長興之里舍。年僅四十有五子一人。即韜。英州司馬。敕授儒林郎。贈君傳如其階。銘曰。

於維春秋。微婉義悉。淵源夙承。助逮匡質。朱墨別異。微旨迥出。嗣永嘉陵。不改科律。莞彼荆舒。新義抗軌。農師佐之。蜚駟蹙躡。權衡有敵。集解有鞭。牙角撐拒。未究曲直。鏗鏗康侯。翹議盈牲。魯史聖文。書法兩失。黃澤而降。正學在欵。寬以纂疏。方用師說。師山考傳。疑誼則開。有儒一生。汪罔來葉。世歷五變。鴻論秩秩。為左鍼盲。為梁起疾。為羊輪攻。海涌嶽立。謀諛發潛。視此丹筆。昊天降詛。車軸早折。靈幽體繫。遺著滿室。我造銘辭。徵以素業。授經何人。鑿於良石。

戒得錄序

張大受

古之君子以清律已不以清絕物。知人情莫不有所欲也。未嘗不為之養其欲而給其求。然人生受命於天。有定分焉。非其分之所有。不可以倖邀而苟得。是以君子惡專利而戒營求。夫境之豐嗇懸絕。而人之嗜欲無厭。於是恃勢力以籠取。精心計以鉤致。而賊虐攘奪。肆行而罔顧。蓋利生孽。人非鬼責。遽會迭起。身名俱喪。殃及後嗣者。比比也。若乃揮金玉而不盼。處脂膏而益奮。干載之下。使人仰清風而懷高躅。至於匹夫慕義。好行其德者。攷其食報。亦多轉困為亨。澤流奕葉。以彼較此。孰得孰失。可以憬然悟矣。韋川嚴公。仕宦三十年。歷司風紀。洗手奉職。家無中人之產。祿俸所入。輒以周恤族黨。施及鄉閭之無告。力之所及。知無不為。官况蕭然。比於寒素。晚節彌勵。採集經傳之垂訓。以速史氏稗官之所紀述。貪饕廉潔。榮辱禍福。可法可戒者。為一編。取孔子戒得之語以名之。蓋將用以自儆。非以其所能者。愧人之所不能也。庚辰孟夏。予應公招。留止星沙署齋。暇日出以相質。俾擊校焉。予復於公曰。公之清操隱德。克饒古人。無俟有所慕而為。有所畏而不為也。豈藉是以考鏡者。獨念世之妄希非分。得不償失者。且一誤而不可還。紛紛逐逐。卒未有所底也。其以是編為矧俗之金鑑乎。庶幾覽者惕然有省。循分知止。思其所法而違其所戒。則公之因律已。

而勉人於善者無窮矣。公曰。有是哉。子之言也。俾剞劂以布之。遂推公意而僭為之序。

刁約山傳

君名戴高。字共辰。號約山。姓刁氏。世籍浙之慈谿。為義門。自其祖始來常熟。因家焉。父允美。自號樂真翁。工筆札。善談論。邑中名士多樂與之遊。生二子。長董儒。君其季也。董儒業醫。恂恂修謹。君生而逸邁。既就傅。攻苦力學。受經於孫君巨源。博通羣籍。其羣從雲含寶周。皆宿學能詩。君朝夕濡染。得師友淵源之益為多。又嘗受筆法於趙東溪。趙與孫皆吟壇老宿。故君自少即以能書工詩名。為諸生。一再踏省闈。遂謝去。專肆力於古。居市南。一室環堵。筆墨縱橫。簡編錯列。茶香花氣。拂拂几案間。入其室者。忘為闕闕中也。與兄董儒。皆至孝。君尤善事親。母久病。扶持抑搔。非君不安。夜不解帶者嘗半載。兄弟無私財。董儒為人治病。受酬。君授徒。束脯所入。皆以供奉親費。生備養。歿盡禮。邑中稱孝友者。於君兄弟無間言。有子曰從周。年少能文。補博士弟子員第一。未幾卒。董儒前卒。無子。從周遺孤曰心。君時已喪偶。奉寡嫂。撫孤孫。家庭岑寂。恆鬱鬱不自聊。已亦自此善病。足不良行。坐卧一榻。惟哦詩作字不少倦。字法顏柳。結體勁正。腕力獨健。善大書。索書者屢填戶。亦藉潤筆資。以佐藥餌。終不為

顯人署名。嘗曰：吾書五尺童子望而識之，奈何俾捉刀乎？遇親故有求，欣然應之，無吝色。大幅尺素，無不罄所欲而去。人以其益愛而重之。詩初學蘇，長於七言古，筆意雄橫。後宗韓孟，疾病呻吟，窮獨感慨，一發於詩。往往直抒胸臆，雅不欲以姿媚悅俗。觀其書讀其詩，可以知君之所存矣。君直諒多聞，與人交洞見肺腑。曩時座客恆滿，後亦稍厭之。晚病益劇，上救下痔，眠食幾廢，竟以是卒。平生究心小學，訂正點畫音聲之訛誤，取唐宋韻及說文篇海許慎諸家之說，曾萃成書而未竟。所著詩集若干卷，君歿於乾隆丙子正月。及夏而又亦病痢卒。有遺腹子，從母養於外家，遺書散佚。故居已易主，君之身後一至此乎，吁！其可悲也已。

論曰：古稱善無不報，孝友之家宜其有後矣。若君兄弟，天性淳至，氣誼敦篤，足以勵末俗而綿世澤。乃兩家僅此一孫，既成人受室而竟天歿，呱呱遺腹，又可必其成立耶？即幸一綫猶延，後嗣凋零至此，更數十年風流歇絕，將不復知刁約山為何如人。然則君所賴以傳者，字畫之外，獨有詩耳。固後死者之責也。余與君交四十年，相知最深。余稱詩實自君發之，讀書有疑必就質，非遠出未嘗三日不面。商榷文義，坐語移晷，不暇及世務。君於時人少許可，獨喜余詩，余有作時為君誦之，必加賞歎。然余詩與君絕不類，余失之婉弱，君過於剛挺，亦嘗自患語多倔強，每謂其孫曰：此篇俟

國朝文匯

卷六

十七

國朝文匯

張文來改定。其信余如此。甲戌冬。余將遊閩。往與別。君時臥牀不能起。褰帷共語。君歔歔曰。兄歸當不復相見。平生有詩數百首。他日為我決擇而存之。誦讀嗚咽。余亦飲泣不成語。鎮之而已。及丙子旋里。君已下世兩月餘。亟往哭之。間與其高弟王子八。干謀梓其遺稿。爰向其家索之。不得。竟未知存否。今八干亦死矣。余老矣。恐身負前諾。死而有知。將無以見君於地下。暇日畧為詮次其行事。辭語鄙拙。不足垂世。後有讀者。庶幾由余言以想見其人。君行誼多可紀。好學尤不可及。嘗記除夕過之。戶外方有索錢聲。君尚攤書據几。丹黃不輟。嗚呼。今豈復有斯人哉。

明臣諡法考序

齊召南

武進錢先生博雅多聞。至老猶手不釋卷。出所編明臣諡法考二卷相示。愚讀其自序。及例言十則。歎先生識見甚高。持論確不可易。又遍觀篇中。依類區分。後先次第。同異犁然。大書姓名。細注字號。出身官職。得諡早晚。而其人之賢否。與其諡之當否。一展卷。燦若聚眉。洞若觀火。可括明史之大綱。此豈徒以蒐采之富。考訂之確。為勝朝備掌故已哉。天理萬古不泯。原不外人心好惡之公。而帝王制治有權。取舍勸懲。皆本乎天以行之。生有爵者。死有諡。本以貴貴。而義取賢賢。或貴未盡賢。或賢有差等。至於蓋棺論定。美惡共知。將葬而請。會眾而賜。累其生平行迹。掌於太史。小史。其事至重。其議至慎。其事雖有節取從長。而其心則實持天下之至公也。夫以諱事神。雖始於周。而貴貴賢賢。即爵與名。以激勵德行。豈自周始乎。文祖藝祖神宗。唐虞已有顯號。清明濬哲。史贊二帝。聖神文武。益頌帝堯。夏禹稱大禘神。商湯稱成。稱武。尊崇實先。有周至於八元。八愷。德行可名。而皋陶謨于九德。中擇其具六德者。俾有邦三德者。俾有家。是即賜諡其臣之權輿。周公立政。所謂簡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者也。以辨材論官。謹其始。以考績黜陟核其繼。以易名賜諡要其終。賢否定而好惡彰。天理明而人心奮。此周公制作。後世莫守其全。惟諡法暫除於秦。旋復於

漢更數千年。不與周官周禮封建井田學校典章而俱去。豈非制治者所尤當慎重者與。自漢後職在太常博士。代有駁議。載於史書。其總條論法。如白虎通獨斷所述。沈約賀琛所撰。宜從宜革。宜損宜增。宜分宜合。至宋眉山而義已判。至史滌而論尤詳矣。乃以考歷代得諡之臣。大名細名。不必與行盡肖。然則懸空而為之名者。心無不公。因人而定其行者。稍涉偏私。即無一克當也。有明定制。自親王外。不用單諡。職在禮部。議自翰林。洪武僅崇勳爵。永樂漸及文臣。洪熙始厚贈舊德宮寮。皆特恩也。其有官品應得。許奏乞恩。暨積年久遠。聽從補賜。宏治以來。大典亦為明備。而一代人材輩出。輝映後先。開國智勇。畧近炎漢。靖難忠烈。遠邁李唐。若夫功安社稷之臣。學探本原之士。以及折權奸。掃邪慝。進退不苟。潔己好修。其人尚有趙宋遺風。宜其時仿古定諡。清議易於博採。權度易於審量。然求名肖其行。可法可傳。褒所當褒。獎非過獎。使盡如徐武寧。常忠武之為武。王文節。劉文成。薛文清。王文成之為文。自殉難死事外。如于忠肅。楊忠愍。海忠介之為忠也。豈不磊落軒天地。而寒夏稱忠。李稱文正。溫稱文忠。得無名實相反耶。蓋自風氣遷移。事不師古。以文為詞。館閣臣專業以武為世爵。軍衛通名。當賜諡時。思有輕重視乎君。諷有厚薄視乎友。家勢有盛衰視乎子孫。而名有上中下。隨意所定。人之賢否。諡之當否。皆非真知灼見。實有以合

天下之公心。其果可為定論焉否。觀斯考者。論其世即知其人。可以悟用人致治。惟心公則理自明。理明則賢否之鑑。衡必當。論法特其一端也。

仙巖重修大忠祠碑

天地于人以靈於萬物之性。使亘萬古而不易者。曰綱常而已矣。其同於萬物隨時變易。使人有苦樂壽夭。國有盛衰興亡。亦若寒暑之有遞嬗。草木之有榮枯。氣運轉移。雖天地亦不能以復挽。而忠臣義士。乃於國之既亡。冒險圖存。蹈死如歸。經百折不少挫。豈非當時人心所共指為逆天者耶。然其生也一息存。其國雖亡不亡。不亡者其寸心也。其死也國雖亡。其寸心實不死。不死者萬古之人心也。天地不能自挽。氣運於一時。特生一二人。樹君臣之準的。以留綱常之不易者於萬古。如宋丞相信國文公其人也。臨海東止百二十里濱海地。曰仙巖洞。壑奇秀。德祐中。公自揚州浮海至此。糾合義旅。圖興復。明嘉靖時。里人葉炎節。景張拔等。建祠祀公。配以杜公濟。張公和孫胡公文。可呂公武。春秋享祀不懈。事具志乘。又有大忠祠錄。備載田畝文移。及碑記詩歌。

國初因海禁。遷居民田。散祠廢。享祀始缺。乾隆五年。諸生葉玉林等。重加修葺。今棟宇神像器物。翼然煥然。舉使雷公鉉及守令。俱為守祠道士。再刻祠志。余門人傅有



光奎光兄弟請余為文勒諸石。嗚呼。為臣如公。雖荒陬僻壤。婦人孺子。武夫徒步。目不辨史傳者。亦莫不熟聞姓名。如親睹其忠烈。敬之慕之。其祠在海內。如廬陵。燕市。甌江。閩嶺。所在多有。而仙巖為公所嘗信宿。與義士杜張諸公詩篇激昂。遺跡赫赫。官吏士民。有不入廟。知敬聞風而興起者哉。公丁宋季。所遭際何其苦。所樹立何如其難也。而公矢志不易。上與日月爭光。下與河岳並壽。我朝重熙累洽。治越前古。數天共慶。升平之盛。邊海銷烽。卧鼓者百餘載矣。人生光天化日中。食德飲和。安常處順。仕者勉為賢臣。為循吏。為正直奉公。為清勤盡職。處者以詩書禮義。勉為善士。孝弟醇謹。勉為良民。型仁講讓。馴至俗美風淳。斯不亦時之甚樂。而事之易易者歟。是祠也。振厲風教。合古法施於民之祀。所關於萬古綱常者甚大。前後捐輸姓氏。宜備載之。至迎享送神用樂。公自有正氣一歌。聲滿天地。道士可吹竹彈絲。合其音節。以和神聽。感人心也。

顧鳳苞詩序

沈廷芳

士君子入則貴賢父兄。出則重良師友。蓋以自少而壯。壯而老。其為學皆有所資也。吾友顧君鳳苞。幼稟庭訓。長而得師。兼善結納。其曾祖孝靖先生。行誼著於鄉。從祖伊在宗伯。撫中州有聲。王父瞻廬公。尊甫迦仙丈。俱負才卓犖。為詞壇名宿。鳳苞胚胎濡染。更自刻厲。早為老輩稱許。益都趙秋谷贊善客吳中。鳳苞以年家後進。負笈從游。門下士無敢與相甲乙。至其友偏天下。皆一時賢豪長者。所至飲酒賦詩。無虛日。藝林傳為盛事。余自總角論交。事以兄禮。嘗春日過其花橋里第。烹河豚餉余。論詩終日。既而同遊京師。方寂寞中。則賭酒旗亭。踏雪郊外。以為樂。別去十餘年。纏綿之思。未嘗一日忘也。頃聞其為河使完顏公所薦。會余使沛上。造幕中。數然道故。兩八年。皆近父。而情好益以篤矣。鳳苞文既高。艱於一第。羣相惋惜。而其詩一往情深。縱橫綺麗。於骨肉師友間。尤纏綿婉切。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平生所作雖多。然不自收拾。僅存若干首。以示余。曰：子我知己也。盍論定之。余讀未竟。輒為太息。天之生才若此。其輔之以學。又若此。而尚使其淪落耶。雖然。古之才士。晚達者多。唐高適。夫五十掌書記。其後節度西蜀。為時名臣。鳳苞才遇相似。安見古今人不相及哉。余序鳳苞之詩。而不禁有厚望焉。緣述其出處之際。父兄師友之淵源。暨吾兩人相與之梗。

概如此

教授王先生傳

王先生名革，字秋史，歷城人也。事親孝，善讀書。工詩古文詞，員才落拓，視鄉里無當意者，人皆目為狂生。嘗有句云：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王尚書士正絕愛之，呼為王黃葉。以燒太倉崔華云：尚書復稱於張巡撫鵬，延見講布衣之好。顧終以坎壈，而詩益骯髒，有奇氣。所居草堂，為明殷文莊公別業。在望水泉上，元于欽所第。二十四泉者也。堂前後流水映帶，老樹數株，扶疏垂屋頂。先生奉母之餘，吟誦不輟。若將終焉，因貧出游，名動朝野。康熙丙戌，成進士。諸公惜其不與館選，而先生方以得慰其親為喜。例當作縣令，以母老，就成山教授。年已開六十矣。成山瀕海僻陋，地先生載書徑集，諸生日夕講論。人始知學。暇則相與訪日主祠，望始皇橋，弔秦漢遺跡，過松椒山，尋董樵趙士喆隱處，輒賦詩，低徊不忍去。居歲餘，以道險難致養，遂投牒歸。白頭侍母，孺慕若少時。人尤加敬焉。其詩本性靈，而慷慨悲歌，一往蕭械，雖歸於大雅。晚年更造平淡，實包唐宋也。初著舊雪堂集，後手定為十二卷。名二十四泉草堂集。

論曰：曩在京師，子方子陳丞相，恒稱秋史王先生。心竊慕焉。今之榮成，去先生時且

四十年所。其士人猶樂道之。守其教弗衰。余嘗遊冶源。登憑襟亭。觀先生題名。其文灑然。其筆踪瑟瑟然。益晏然想見其為人。矧其人固老而篤孝者耶。嗚呼。若先生者。可以為師矣。

方望溪先生傳

方先生諱苞。字靈真。其先桐城人也。曾祖某。官副使。以避寇遷上元。祖幟。官教授。父仲舒。用遺逸名。江南北。先生生四歲。父嘗難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對。即應曰。龍氣成雲。稍長。從兄舟學。博究六經百氏之書。更相勗以孝弟。弱冠游太學。安溪李文貞公見其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時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住。益見重諸公間。中康熙丙戌會試。未殿。試母疾。遽歸。適丁外艱。緣序南山集下。詔獄獄具。

聖祖命以戴名世案牽連者。免罪編芥籍。方爰書上時。同輩皆惶懼。先生閱儀禮。自若。人咸服其定力。俄召入南書房。試文者三。每奏御。輒嘉歎。會修樂律。算書。移蒙養齋。監修為誠親王。王性嚴。承事者多獲呵責。先生侃侃不阿。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為王子師。旋充武英殿總裁。

世宗即位。被先生暨疾人還。詔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細矣。先生聞

詔以母卒未葬。請假歸。既事還朝。召見。因弱足不任行。

世宗命二內侍翼至殿陛。顧視嗟歎久之。雍正九年。特授中允。其月間三遷至內閣學士。教習庶吉士。督修一統志。乾隆元年。入直南書房。擢禮部右侍郎。二年。復教習庶吉士。兼文穎館經史館三禮館總裁。先生自惟受

三朝恩厚。起罪疾餘。洊列卿貳。皆僅以文學報。既在部。傳與廷議。乃言田文鏡所定地丁錢糧。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應徵糧十三萬六千七百有奇。中隔黃河。砍土墳壙。牛車淖陷。遭陰雨。催夫盤運。費且十倍。宜永定遠水州縣折銀交部。請禁燒酒種煙。以裕民食。又言賑荒當令地治者。視民衆寡。得糧發倉粟。勿拘存七糶三常制。請因荒歲。聚民修城濬溝池。謹封樹。以制盜賊之遁藏。又言國家大事。宜博稽於衆。集思廣益。請令詹事科道。皆與九卿議。各抒己見。得專達。又請以湯斌從祀孔庭。能賜優祀賢良祠。章數十上。俱蒙批報。而同列多厭苦之。遂以足疾辭部務。供館職。四年。以譴落職。仍修三禮。越三年。進周禮義疏。

上留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即以衰病乞休。賜侍講銜歸。歸八年卒。年八十有。二先生平生言動。必準禮法。初告歸。以先世未遷葬。不遑家居。寄僧舍中。葬乃返。痛兄舟之不過。得任子恩。請授兄子。嘗建宗祠。願以教忠。置祭田。以歲時合葬。生徒

饒遠悉不嫻族之宴者。堯期嗜學。猶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稿云。所著周官集注。儀禮注。禮記析疑。喪禮或問。春秋通論文集等書。晚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

沈廷芳曰。先生其今之古人歟。廷芳昔受經邱第。見先生著緇布小冠。衣緇袍。凭白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言質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朝。謬多與時牴牾。然

天子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

書宋李忠定公集後

祝 詮

余讀史觀宋名臣至忠定公。既識其行事。益進考其生平。而知公故王佐才也。諸葛有言。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昔管夷吾稱天下才。學不勝則孔子小之。上溯殷周。若伊若呂。類皆積數十年精深沈毅之力。以端居而求志。一旦遇大有為之主。得行其所學。撥亂世致太平。猶反掌然。秦漢而降。諸葛孔明。蓋庶幾焉。當其躬耕南陽。非必有意當世。及其出也。彈智畢忠。以延漢祚。於天心厭棄之餘。而三分鼎峙。卒如夙議。此其裕於學。可知已矣。若公之於宋。業嘗委質為臣。非隆中高卧者比。其意以為雖下士不宜避禍。是故奮不顧身。以紓國難。收人情於既渙。卻勁敵於突來。其慮事之審。應變之捷。武侯復生。無以加焉。至於羣小嫉懣。排沮萬端。再起再躓。其所遇為最難。然而攻戰守備。措置綏懷。落落數大端。得行其畧。猶能存一綫於東南。而定偏安之局。此豈凡才小儒所能仿佛其一二者哉。況夫投荒萬里。飛湍絕島。巖煙毒霧。瀕危者數矣。其悲天憫人。忠君憂國之志。不能一刻置諸其懷。而優游澹宕。傳易吟詩。未嘗不悠然自得。不可謂非學力之所勝也。予生也晚。嘗私心竊念。即欲如曩者。祖道輩隨鞭鼓棹。多休光而稱夙願。寧可得哉。然深慕公之為人。究公之遺書而讀之。讀輒廢書歎。歎已復讀。流連住復。恍遇公於心。醉神開之境。而見其行事之有以

悉符乎古大臣之所為。嗚呼。有才如公。與朱子所謂村宰相者異矣。昔東坡論宣公曰。才本王佐。學為帝師。以為唐三百年之一人也。吾於李公亦云。

彙訂楊園先生全書序

明之季也。橫議講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與法之功。其遇彌艱。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恒周乎天下後世。蓋奮德如此。其光大也。先生之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曰。求異於人。即異端也。求合於人。即鄉愿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又曰。誠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近日講學之家。主靜悟者。鄙躬行為粗淺。尊踐復者。薄格致為空言。各蔽於一隅。而不根極於理道。生心害政。正與邪說暴行無異。其所以開先聖之道者。又如此。先生既沒。二三同志。相與錄其遺文。然卒未有能繼其學者。嗚呼。自昔制義興。而師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無非是也。人當誦詩讀書。幾不知工文詞。弋科第。而外復有何事。即其間稍能自拔。或亦思所興起。而利誘勢奪。終莫必其脫然無累。以自固於禮義之域。於此而好修立節。不屑屑詞章名爵。以為身圖。此其人已不多觀。况夫志伊學願。守先待後者哉。然而誠無不動。塞無不開。自先生起。而後來賢知。任任響應。氣



求以嚴其幾。百川之衆，迷途之復，不可謂非先生反經之力之所及也。或者謂孔子刪定贊修，朱子集為傳注，以羽翼之道之所由明也。先生著述不及六經，疑若於術道之功，猶有所未盡者，不知道在千古，迭更明晦，聖賢亦因其晦者而明之，斯已矣。其所以明之，不必盡同，夫各有當也。先生不云乎：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當擇善而從，優柔厭飭，期於自得，不宜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由是觀之，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尊聞行知，以明學術之正，所為當務之急，救世之大權，莫過乎此。非必於經傳之外，別有增益，然後為得也。其有所撰錄，則其不能自己之衷之所流露，而非徒以立言富有，比德前賢，又無疑也。塗是用本先生立教之旨，以蒐輯遺書，不敢苟同昔人，求多取備之意。有畢錄者，有什錄七八者，有述二三者，總而數之，凡十有六。宗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卷帙之多寡，各從其部。塗竊不自揆，以為先生之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畧具於此。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為教者，以觀其淺深離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焉，則庶有賴夫。

送雷中丞侍母歸養序

嘗讀朱子答陳丞相書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板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又曰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憾至哉其言不特仕以達道官箴斯在即隱居求志亦安可一日忘此義哉今督學都御史閻汀翠庭雷公以太夫人春秋高而請於朝得歸終養甚盛遇也然是行也非急流勇退比仕優則學古有明訓諸葛子謂非學無以廣才如范文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憂樂不以身家而以天下其才之裕於學者可想也抑晦翁之論溫公曰不其晚事夫賢如溫公才如溫公相業卓卓如溫公而猶曰不曉事豈徒為是苛論天下事未可易曉固如此也公色養餘暇益務慮下察邇以進於無疆學日懋才日廣上有以畜九重倚眷之重而下有以副蒼生仰望之殷庶幾真能悅親而於古大臣可無多讓也夫

余家塾故勝堂。老屋數楹。翼然而東嚮。每于五六月間。朝暉射牖。夕照翻壁。輒想昔人北窗風來。羲皇境界。不置。堂之左偏。故有小園。地高而望遠。烟村雲樹。映帶上下。子嘗欲于其中。壘石為山。引水為池。瞰池以室。以為稚子游息之所。久之未能也。今歲之夏。客有過予者。周視園中。欣然樂之。請于其處構一亭。余曰。可。既成。復請名其亭。置額其上。余曰。可。余惟自古賢人君子。不得志于時。舛跡林泉之間。莫不皆有託焉。依之以陶情適志。遊目騁懷。然亦顧其時之不可何如也。昔少陵棄官挈室。避亂入蜀。所至輒汲汲于草堂之營。卒之席未及煖。棄之以去。當是時。上失其政。石濠新安。潼關之吏。慘滿心目。新婚垂老。無家之別。痛入骨髓。而杜陵野老。乃欲以乾坤一草亭。率其二子。栽花種竹。除架樹柵。長此明月清風。間曠之樂。如之何其可也。今予幸生太平之世。百年之內。食舊德而服先疇。無滿目生事之悲也。又幸以不才被棄。得偃仰于山水之間。今且老矣。無崎嶇蜀道之事也。園故李白遊憩之地。丹岫桃潭之勝。在焉。不減萬里橋邊。百花潭上也。又有二子肄業其中。卧聽兒童書聲。殊勝門東索飯之泣也。又值屢豐之歲。耕有餘蓄。不藉助貲于當事親故也。而構一亭。不亦可乎。夫事惟求當其可。以時則可。故不費僦。適可而止。故不費侈。而又幸斯亭之

差可吾意。而客之來遊者亦皆許可也。是則以可名之宜也。雖然。是亭也。非吾自為已也。將以為二子讀書之暇之所憑眺而遊息焉者也。昔陶公誠子有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則吾今之以此名亭。所以誌也。亭經始于乾隆庚申夏閏六月四日。竣工于秋九月晦日。計工九百九日。有奇。費錢百五十緡。有奇。並記之。

龍門山寒泉記

大邑之治西五十里。有山竄然而深遠。初從口入。兩崖對峙如門。俗呼龍門冲。循崖上里許。有小院出。没于花竹間。曰半竹栖。山之僧古輪禪師所構也。歲己亥冬。余同一二友人遊其處。飲于井。泉味渾薄。心以為山之可愛而無水。是山之不足而亦余之恨也。今歲之春。余重遊而樂之。遂下榻焉。詢于山僧。山故有泉。流出巖根。稍遠。汲之不便。因棄而未理。余急令導之前住。林盡路轉。一帶榛莽。幽不可入。隱隱聞有溜聲。余乃攝衣披荆。卽而視之。巉巖上聳。下有一石。狀如仰盂。徑尺餘。淺可手度。飲之味冽而寒。予謂此天然石井也。爰率炊童。暨山之衆僧。斧其荆棘。鋤其沙礫。前有小澗。疏之令無停壅。石砌其崖之上下。俾取之者不艱于趾。竟日之力。剗削奮錘。而翠壁刻露。石泉滄然出流。遂為山之勝跡。夫萬物之理。有美必彰。以山之不足者水。而甚有需于斯泉也。又斯泉之美。而世所少有也。宜其人皆知而求之。而乃棄置勿道。

以至於今。使非有好事如余者。將終莫之賞識。以沒其美。而世亦竟不得其用。豈不惜哉。易曰。井冽寒泉。食。蓋言居得其位。澤及于物。如井泉之寒冽。為人所食也。今井非不冽。井之泉亦非不寒。然生於窮巖絕壑之下。而為鼯鼯狐狸之所需。荒莽蔓草之所潤。未嘗有一涓一滴之及于人。也。泉之所託。未得其地。則其美之久而不彰。固宜。雖然。余觀天下之物。其美在耳目之際。世之人往往以當前忽之。而物色塵埃者。一旦相見。愀然恨晚。此非夫物之美。必待人而發。而不關于生之得其地哉。然則斯泉之久不為人知。其亦有所待耶。山僧曰。是不可無以名之。余因名之寒泉。並為之記。以後之飲斯泉者。知向之棄置之久。與今之表彰之由。而山之所以益為世重者。非偶然也。